

司憲陳復昌大司諫尹仁恕承旨鄭彥慤柳省善恭鞠啓曰全昔
貞供辭封入而其供現出人李弼全貴先時方詰問金連孫在
金浦縣請拿來傳曰如啓○咸鏡道定平府雷動兩雹大如榛
子小如大豆

辛酉推官啓曰李弼全貴先不服當刑訊矣但元告全昔貞供
辭多有可疑之事且昔貞所納謬書冊有土俚之語

俗言也

而

他人不為土俚之語昔貞獨為土俚之語昔貞請更詰傳曰更
問昔貞後與李弼面質昔貞李弼全貴先面質後推官啓曰見
全昔貞所納謬書冊則疑其自書而詐為他人所書誣告矣面
質之時言語不快色亦荒唐其誣告情狀明白請刑訊傳曰如
啓推官又啓曰刑訊四次不服而其情狀則判然闕庭訊鞠似
為騷擾請於義禁府三省推鞠傳曰如啓推官又啓曰全昔貞
誣告情狀判然被告入等更無可問之事放送何如傳曰如啓
壬戌承旨柳智善以委官意啓曰全昔貞加刑尚不承服請於
明日加刑傳曰如啓○傳于政院曰鍾城囚野人之哈乃罪無

可當律故刑曹取稟在前胡人犯罪流諸南方者有之今之哈
乃之罪視彼則異矣然亦流南方何如其議于大臣領議政李
芑議雖堯舜在上而聲教不能覃及者夷狄也况能驅之以政
刑耶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 祖宗朝野人犯罪者酌其輕
重或減死照律流三千里者有之未聞犯罪者猶流也六鎮城
底胡人雖受朝廷爵命獸心豺性難可視同編民驅之於刑法
之中息篤則褻威勝則離息威得中撫御有道此古今良策近
來六鎮之將以城底胡人視同編氓懲歛刑罰略小斟酌少有違
忤擅內擅杖臣常慮生事擾邊也今之哈乃雖犯死罪猶從輕
減死况六犯流罪乎從末公決杖開諭放送合於待夷狄之道傳
曰依議

丙寅執義金鎧掌令鄭裕俞絳持平韓智源尹玉啓曰本月十
二日茲禁亂書吏糾科東西江燕飲之人則以承文院判校權
轍司僕寺副正李無疆兵曹佐郎崔岬率娼會飲于江上謀告
即出緘問則答以李無疆家前偶然相會持酒捉魚臣等妄科以

以為非如動樂設飲之比置而勿論今聞物議非之至於諫院亦以為未便公論顯設臣等處紀綱之地反失法官之體勢不可覷然冒處請適臣等之職答曰雖有物議如非動樂會飲之例勿辭○日重暈戴

丁卯大司憲陳復昌啓曰本月十二日小臣以病在家偶聞東西江遊宴甚煩通於城上所設遣府吏摘奸則以判校權轍副正李無疆佐郎崔岬率娼會飲課告即出緘問則緘答內無疆之家適在江邊權轍聞無疆以捉魚事出去偶然往訪崔岬則因見避病叔母過去時為兩人所邀相與飲酒云至於再出誠問而所答無減既聞亦同臣意以為常時雖身為法官者非減膳徹樂之時而數三人飲酒私家則亦或入叅今此三人偶然相值於友家飲酒則非如多聚公辦動樂設宴之類而常時雖緊重之事若見緘答且有所聞明知曖昧則自本府例為分揀其來已久故臣議諸僚中而分揀矣昨昨日仕進完議時同僚以為權轍分揀事聞有外論在職未安欲為避

嫌臣答云所謂物論發於何處耶同僚或云聞於兵曹郎官
或云有諫官數人言于會飲處臣之意以為大抵責非臺諫
之論若顯出於弘文館一會則可以辭避也兵曹郎官雖有言
者亦非衆論諫官一二人相語於杯酒間亦不如院中完席
之論不可以此遽為辭避以啓騷擾之端况士習澆薄各執私
見好生議論而若於緊關國家之事則皆含糊畏縮莫敢開
口而至於如此不關之事則人人喜生異議微動臺諫使之
先為辭退因而擊搏已成弊習亦非盛時之事每以為未便
故仍語同僚曰臺諫分揀之事實為弄法則自有公論之發
吾等別無容私誤為之事而遽為一二人私議之所動先自
辭避非徒騷擾且非臺諫自重之道同僚聞臣此語不為辭
避行公而罷昨臣以忌日在家同僚仕進通書於臣曰昨議
之事反覆思之不可不辭避諸意已決即當詣辭云臣答曰
吾意昨已盡言同僚於非汲汲之事不計議論之不一而先
為辭避當初摘奸及分揀之議皆出於臣而及同僚聞外論

欲辭避之時臣妄執己意不與同僚致令同僚乘臣不任之日而獨為辭避僚同亦必以臣之初議分據已為未便而又以臣不須辭避之論亦為未便而如是也皆由臣暗劣無狀之所致不可醜然冒據長官之職請速命適今乃闕內大齋似難啓辭執義以下退待物論臣無故退在亦為未安故敢此來啓答曰大抵風聞及禁亂事若知其曖昧則本府當自分據也執義以下以不關之事紛擾辭避豈合於臺諫之體貌乎於長官別無所失勿辭○諫院啓曰臣等同僚二人相值於隣友之家臺官一人適到出酒以飲言語之間偶及江上禁亂之事相與問荅私語而已別無評論闢重之言而執義金鎧等以此引嫌辭退此固不緊之事今見大司憲陳復昌啓辭則同僚之意亦不一而強為辭避終致同僚之相激至於勢不得相容云執義金鎧以下請適大司憲陳復昌請命就職

史臣曰大司憲陳復昌在家尋一妓不得聞李無疆等數人會飲于江亭即通本府出禁亂吏捉之既而復昌嫌其不正

議於完席而舍之時人頗非之諫院獨請遞執義以下嗚呼
憲府之失復昌為之也其不可獨留也明矣諫院論之舍其
首而彈其從何哉

○平壤幼學金寶其父母存時盡其孝養及沒終制至今三十
餘年不輟朝夕之奠凡新物必薦昏晨洒掃出告反面 兩大
王國恤不食鹽醬裴經三年朝夕致奠尼山水軍朴長孫自少誠
孝特異平時竭力事父母廣求菜果而種之四時摘取盡心甘
旨晝夜侍奉年六十母死餼粥三年親自汲水供祭慮父定省
或曠每於朝奠後歸觀至於終制其父又死哀毀益甚合葬於
母墳三年躬爨終喪立祠朝夕奠祭 兩大王國恤亦不食酒
肉 上嘉其忠孝並命旌門復戶○日左有珥○清洪道癘疫
熾發男女物故者一百五十餘人江原道高城歙谷通川大雨
暴風樹木折拔山水漲溢丘陵沙汰死者二十餘人田畝沈沒
禾穀損傷慶尚道尚州行人雷震死

七月戊辰朔

已已傳于政院曰今觀黃海監司南宮淑書狀病勢深重改差可也前者以褒獎事給賞加而因臺諫所啓改正矣今可仍授○以宋世珩為戶曹判書

史臣曰世珩平昔交結名士取可於時議乙巳之後諂付尹元衡無所不至官於此真所謂鄙夫也其可與事君也哉

趙彥秀為戶曹參判周世鵬為黃海道觀察使朴公亮為司憲府執義洪曇為弘文館典翰南宮忱為議政府舍人趙光玉柳潛為司憲府掌令鄭宗榮朴大立為持平尹玉為弘文館校理韓智源為副校理李文閔為著作○夜流星出氐星入房星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白

庚午上召對○前靈巖郡守李胤弼有罪命拿問于義禁府胤弼適職上來多盜官物至七十餘馱為憲府禁亂吏所捉被論○諫院啓曰上護軍南宮淑為黃海監司時以校生上疏自上嘉之既褒重加又命仍留上息至重其後雖以臺諫之言

還收賞亦仍留之命猶在為淑者所當感激竭力圖報反嫌奪
資即欲棄來馳到境上遲留趑趄不得已後還營其不念上
息而欲來者久矣今輒累上呈辭期於必適殊失臣子至誠體
上之首其前日勉於職事之意安在今之適也更授賞加其數
獎之意至矣淑前為郡守時頗有譽政故特陞堂上其為褒美
亦云極矣今為堂上雖或有善政其褒之於前者乃所以勸之
於後也况承仍留之命而托病欲適有何褒美之事還授重加
乎請速還收成命推考治罪答曰淑盡心職事使一道之民期於
蘇復非但儒生之疏至於經席之上亦有言之者不為褒獎則有
妨勸勵之終加資決不可改且非身病則豈至於呈辭乎其勿推
考

辛未憲府啓曰上護軍南宮淑前為黃海監司時因校生上疏
監授特加物情未便公論激發故自 上還收賞加謂淑有幹
能而特命仍在為淑者所當感激盡瘁恪守職事以待適期
自聞還收賞加之後旋懷不平之心棄其本道出來他境累日遲

回不得已還營即稱身病累次狀啓自上懇惻下言使之在職調理尤當感激供職而強以病辭期於必適是豈人臣終始盡職之道乎不此之罪而反授賞加政體顛倒請還收成命答曰南宮淑宰相人也若非身病豈至於托病乎不允○日暈

丁丑傳于政院曰龍仁縣付處尹汝弼病苦將死放還回啓曰尹汝弼以逆賊任緣坐雖從末減而付處今乃放送則於王法何如傳曰尹汝弼若他人則不須汲汲放送但汝弼章敬王后之親也又為仁宗大王放送有何妨乎○日暈

戊寅諫院啓曰尹汝弼以逆臣之父在法固赦而未減付處今又特命放送其追惟先王先后寬貸之意則至矣但討賊之典尚有所不舉人臣之憤迄今未泯豈可以病而全釋之乎宗社大賊之緣坐決不可施以私恩請速還收成命答曰尹汝弼老病垂死之人又非如他罪人緣坐之類為先王先后特命放之不須改之○憲府啓曰亂賊緣坐王法甚嚴少不可

撓屈而當初特以尹汝弼為 先后至親又矜其年老而未減
物情至今未便令者又有故送之命聽聞益為驚駭請速還收
成命 答曰尹汝弼八十餘歲老病垂死之人非他緣坐之類乃
先后至親故放之不須改之後兩司 又啟命門外黜送死後勿
檢屍

庚辰 上召對義禁府啟曰前靈巖郡守李胤弼遞來時到礪山
落後故殺遣羅將拿來則不知去處不得拿來更於可疑處殺遣
羅將拿來何如傳曰如啟○諫院啟曰國家教育人材莫先於擇
人而任之是以若有所謂儒可當之人雖已卦守令不計民弊而遞來
此 先王之美意黃海監司周世鵬有學而可任師長請留以為成
均同知以示興學之意 答曰當今儒生專不務學啟意至當然師
儒則在京宰相之中亦有其人矣世鵬以為近侍詳予知留念民生
之意而人器殊相當矣且民者邦之本而今西方之民極為困瘁天
使又將出來唯世鵬可以救活民生故自上差遣固有為焉不須改
之

史臣曰世鵬陛辭之日慈殿私指閣門之外命求淨業院之材
即大舉伐木而送之其行事類如此識者譏之

○日暈

辛巳憲府啓曰各邑官婢女妓為守令者不得私與人人不得
擅自率來之法自 祖宗朝屢為申明自經國恤遷延苟且更
不舉行加以紀綱解弛人心頑詐不畏國法各任私情若有士
類之人或監司都事及凡奉使者欲率來則守令畏其勢焰而
私與之或隣官守令僉使萬戶欲率來則守令拘於人情而私
與之自視為一己之物不憚私與以為市息之地其流之弊漸
至滋蔓雖訓導教授軍官守令子弟土豪品官等亦皆因緣請托
擅自率畜者亦多有之以此官物周殘無以支持請令其道監司
都事一切搜括定期刷還私與者率來者並依法治罪兩界則
關防重地國法嚴於他道而道里遐邇與京城懸隔朝廷亦或
有所未及聞見故玩法之輩率其如此潛率率畜者甚於他道
請令入居推刷敬差官等嚴加搜括其私與者率來者並治其罪

國家設掌樂院習閱女樂者專為進豐呈大禮亦或用於接華
使之時其用甚關故有才技京妓則雖在應贖者不許贖之法
非徒載在今甲自先王朝屢為申嚴而近來輕侮國法雖本
院習樂禮曹閱樂宴享之日或涉於士大夫所好之妓則任便退
在專不隨行弊習已成緩慢漸極至於殿庭賜樂等時亦皆托故
不入事體埋沒而該司之官亦拘於人情因循弊習視為尋常專
不檢察設有進豐呈等大禮安有不習於平日而能效於有事之日乎
其士大夫及該司之官本府時方察而治之矣前靈川尉申穰性本
躁急所行悖戾昏夜淫穢之狀有同盜賊之行現幾於事得罪於
上略不懲艾益肆其毒至於宰相之子公然歐打無所忌憚物情
至為憤鬱今又殺人事狀慘毒不可容貸而自上特命只贖贖
者莫不驚駭請依律治罪答曰至親之人豈可以律治之乎不允
餘皆如啓

壬午弘文館副提學閔箕等上劄曰亂賊之誅不可不嚴罔赦
之刑國有常典豈可以情而有所容貸也尹汝弼以兇魁之父

非徒法當緣坐亂逆之謀必無在家不知之理肆諸市朝尚無
所惜而祇以 先后至親特原其死配諸近邑失刑已甚輿憤
猶鬱而放送之 命遽下於意慮之外全釋死辜有同平人一
國臣民罔不驚怪若尋常罪犯則為 先后特示寬典固為盛
德事涉大逆豈可以親而議罪在臣子有不共戴天之義欲置
於死而自 上以老病將死為恤臣等未知其可也兇頑之喘
有何所惜而病苦之言何以得達於九重乎臺諫之論日至再
三俞音尚阻臣等恐討賊之典將自此不嚴也伏願 殿下
從公論以快物情答曰尹汝弼若他人則罰賊緣坐豈可輕易
放之乎此乃 章敬王后至親而老病垂死之人故特命放之不
須改之○憲府啓申穢事如啓○日暈

癸未日暈

乙酉以金麟孫為刑曹判書鄭世虎為漢城府判尹任弼亨為刑
曹參議俞絳為議政府舍人韓智源為弘文館校理許曄沈守
慶為吏曹佐郎

戊子 七名對

壬辰憲府啓曰功臣仲朔宴乃國家大禮節目多端必須豐亨
無事之時然後乃或舉行故往在 先王朝罕行其禮今為追
錄數三人命行衛社仲朔之宴今年兩麥不實加以霖雨害
稼西成之望亦未可必而華使之來不秋則冬內外遑遑預為
措置之不暇此不可謂豐亨無事而命舉大禮甚非其時請還
收成命答曰追錄之人沈連源金明未曾行宴費用亦不多故
不允

癸巳 上召對○憲府啓聞仲朔宴勿為事如啓

乙未領議政李苞右議政沈連源啓曰近來東風連吹霖雨不
止災變如此雖自 上極為軫念而臣等冒處重地不能燮理
故致災如此在職未安請適答曰災變之作皆由於上之不德
非在下之過也勿辭苞連源又啓曰今朝野大小人民各陳朝廷闕
失之事又令京外放罪囚何如答曰如啓

丁酉政院啓曰 宗廟垣內之木為風所拔者一百八十七幹

折者三十一如此風災古所無也至為駭愕故啓之○以金光輓為
禮曹參判朴永俊為兵曹正郎尹玉為弘文館修撰奇大恒為副
修撰李友閔為博士○咸鏡道永興府風雨大作松木拔折幾至一千
五百餘株咸興府水漲男女八口溺死川邊人家盡為沉沒風拔
之木不可殫數土城木柵漂沒殆盡場馬二百餘匹不知所歸風
水之災極矣全羅道龍安縣男女二十名雷震死頭髮盡燒衣服
破碎命給葬資

八月戊戌朔

上御朝講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領經筵事沈漣

源曰風水之災至於此極安有如此憂悶之事乎

慈殿教曰自

上即位後五六年災變連綿民生艱苦恐懼之心未嘗須臾忘也
今者秋霖不止暴風又作頓無西成之望反覆思之以予否德攝政
而然也古人有言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也
禮義廉恥頓亡其何以為國其何以答天譴也念及於此夜不能
寢

史臣曰旨哉

慈教也及躬自責無異於成湯之六責以此輔

養幼冲之主何事不可而權臣之執柄者相繼則其何能修人事而答天譴乎惜哉

大司憲陳復昌啓曰年歲凶荒而加以供億為難故貧殘下人相繼逃散矣官負供億依中朝例各自其家私備則庶乎可矣而前日議于大臣則以習俗不同難之故難之故事不得行矣參替官閔箕曰汝弼以逆賊之父又無在家不知之理非他緣坐之數而自 上牢拒公論今者非但緣坐之類或因攀附而得罪者有之或以大臣而見黜者亦有之自 上若不堅定一啓翻覆之端則非徒汝弼也後日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中宗朝士林之禍連綿不絕者以其上不能堅定而是非相奪故也是非必明於初而自 上終始堅定然後人心定而國勢安矣 慈殿傳曰啓意當矣自上亦非不知此弊也大賊之人自下雖緩其罪而自 上少無寬饒矣但汝弼則 章敬王后至親特放之矣翻覆之事當初是非一定則不必變易而是非不定故不得不矯之 中宗朝趙允祖及金安老當初高談大論

自上亦好之及其終也擅權自恣故亦不得不矯矣凡事得中則無弊而年少之輩事不得中故其後弊大矣○傳于政院曰李賢輔魚得江特授一加下書召之

己亥 上御朝講召對○傳于政院曰昨日經筵大司憲陳復昌所啓各司支供自備事命招議政府六曹漢城府兩司弘文館長官議之○領議政李苞右議政沈連源禮曹判書尹漑左贊成申光漢吏曹判書尚震右贊成金光準判書鄭世虎兵曹判書李浚慶戶曹判書宋世珩大司憲陳復昌議使各司官負依中朝之例自備饗飯除各司典僕之弊在先王朝亦議而議論不一年不果行者以我國習俗與中朝殊異且成例日久難於卒變因循至今弊已極矣大小衙門僕隸日就凋殘逃避殆盡將無以支持依中朝自備則庶可祛其弊源而外方供給奢侈之習亦從而可革矣議者或以為祿厚之家則可矣秩卑俸薄之人勢不能堪此亦未免舊習之故也若詳定處目乎置得宜行之悠以浸以成習則自無其弊而下人受無窮之惠矣

但慮行之不以遽出異議也左叅贊任權工曹判書尹思翼右叅贊尹元衡大司諫尹仁恕副提學閔箕議近因年歲凶荒各司典僕殘弊官負支供欲依中朝之例議似當然但中原則非徒食物簡約熟食到處有肆持價買食於官府之傍勢所易辦我國之人則習性有異若自其家備食遠供於其司隆寒盛夏冷煖失宜人不敢食終難可支且宰相秩高之負則猶或可行祿薄小官奴僕亦少職務倍劇逐日仕進強令自備尤所難支以此先朝亦屢議未施古云新法之立利於其舊不什則莫如仍舊為便此法雖立終非可繼之道勢難以遵旋立旋廢則徒使政令紛更而已如欲救弊令各司行首及掌務官裁減其饌品與器數務從省約不使奴隸受弊其有違者令法司糾察治罪為當傳曰各司殘弊典僕將至流離依政丞議行之後因大司諫尹仁恕之啓還寢

庚子

上御朝夕講

辛丑

上御朝夕講

壬寅傳曰都承旨鄭彥愨特加為京畿監司

甲辰 上御朝講持平朴大立曰近來聞之內需司崇尚佛事

云 先王朝寺社田民皆為減削而今則稍稍還給諸山寺

住持處亦多復之至如陵寢僧徒日益汎濫自 上雖不知其

事而其為 聖治之累莫大於此大學館儒生將欲陳疏而止

云此亦士習偷靡之故也益為寒心自 上各別振作士氣而

其如異端之事雖小必斥之知經筵事任權曰祀國之大事而

宗廟享祀祖先尤為重大之地今者祭祀非但有違式例亦多

不潔之事至為寒心且以宗 廟署奴婢為甘露寺奴婢而屬

于內需司雖實為內需司奴婢為 宗廟仍留則於事體甚當

大抵今之為 宗廟之事皆予如古天災雖不可指的言之然

今之風災在 宗廟尤酷至為未安○傳于政院曰任權所啓

宗廟署奴婢事自 上非以 宗廟為輕也甘露寺奴婢有

祖宗遺教遺教有甘露寺奴婢永屬內需司勿為賜給不可改之故勢不得已矣此

意知悉○上御夕講

已巳弘文館副提學閔箕等上劄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感應
之妙捷於影響天人之際可不畏哉今年春夏雨暘不愆庶幾
有秋望哺方切而暴風連日大木斯拔苦雨彌月稼穡卒痒使
斯民竭力耕耨之餘將無所糊其口携持痛哭者相望於畝畝
之間其為災也極矣災不虛生惟人所召天心譴告莫非仁愛
則求之人事必有致之之由 殿下之修省恐懼宜無所不至
此所以清問臣民欲收一得庶答天譴之萬一也惟我 殿下
聰明天縱翼以 慈殿之聖憂勤圖理五年于茲民生困憊其
今時著也原其所由實由於守令之不擇守令之不擇由於仕
路之不清仕路之不清由於請托之公行命政之夕車馬輻輳
注擬之日簡牘旁午銓曹亦不得自由不問人物之賢否只計
請托之高下入仕於是守令於是雖十為政無一公薦銓
選之任有同執簿呼名之吏仕路將何以得清守令將何以得
人慎簡於授任之初猶恐不稱其職而况自其初而不擇乎生
民之困憊無足恠者至於奢侈之風比古尤甚飲食衣服侈靡

相尚加以第宅過制雄占街巷椽棟階砌僭擬宮闕木石之運工
匠之用無非賴於人者經營之際豈無其弊大小入侍之臣每於經
席之上未嘗不極言其弊而終未免身先犯之將何以率下將何
以檢人時俗之偷靡亦可見矣不特此也今者培克之罪未必專
在於守令朝廷四方之表公鄉庶官之瞻而鮮能以法度自律率
多以苟且營私故守令專力善事是以閭巷之間有官爵定價
之語有其相家臣之譏而言及於經席之上則常獨歸咎於守令
反而自顧寧不泚頽末俗滔滔雖不可痛治示以好惡使之勸懲
則豈無觀瞻轉移之機乎伏願 殿下留心公道以興惟新之
化則可以轉災為祥而治道有終矣荅曰予以幼冲叨承大位
衆災連綿日夜憂懼猶恐不克今方秋成又值風水之災未穀漂
蕩民生遑遑憂心孔極今觀所論正中今時之習豈不更加留省
焉

丁未行

聖節望闕禮

戊申傳于政院曰近來風水之災意其外方則不甚而今見江原

道書狀則至於人物壓死安有如此之事乎且人物壓死與被災
處令其道都事親審馳啓○日暈夜流星出天園星八九旂星下
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已酉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申光漢曰自倭人許和之後以南
方為完固而不為之念臣竊憂焉臣前為禮曹判書時詳知其
首尾近來又見其書契則倭人性本躁妄中心所畜必發於言
而其心常以靜守東海為功故其言曰今將不能鎮守也其意
若將有事乎我國而多有恐動之辭自初乞和時安心東堂言
多侮慢且捨其舊路相與現形於江原全羅等處以示其後日
入寇則當由此路也蓋欲劫之以遂其和親而其言乃曰俺之
來也致祭而已豈為對馬島求和乎俺適來此故請之耳彼亦
不須乞和也其言若欲平二國之釁也而又為之辭曰對馬島
臣屬于貴國矣於我國則何關乎臣折之曰對馬島以葛爾小
島敢為寇賊得罪于我者多矣非不欲問罪而以為日本之屬
也欲厚交隣之道收優容之矣果若不關於日本則其拒小島何

難之有安心東堂勃然變色曰大國欲為之則何事不得為乎自此不敢發驕傲之言矣庚午倭亂後歲遣船五十隻內二十隻減之而其後又減五隻矣前者大船中船小船皆尺量且定其船之人數大船則四十名中船則三十名小船則二十名而大船則給大船之糧中船則給中船之糧小船亦如之則利其大船而二十五隻皆以大船故新立約條時定其大船八隻中船八隻小船九隻則二十五船之數猶存而其給糧之實則減前日六大船之糧也故彼皆怨恨曰何不尺量而如是為之乎曰汝先失約二十五隻皆大故如是定之矣彼曰庚午年後只給三十隻而今既減五隻又縮六船六隻之糧名雖二十五船而實則十九隻也此言果然矣前者歲遣船五十或三十而賊船猶不絕焉今則海中無賊船彼以此為功也臣意以為約束則固不可改也若論加給五船曰爾能安靜守之而似無賊船故給之也則彼亦感恩而不復為賊此南方生民之福也雖給大船一中船二小船二而其實則不過三大船也請議于大臣使便於彼而亦不害於我國

也

庚戌 上御朝講○以李名珪為知敦寧府事沈光彥為戶曹

參判趙彥秀為成鏡道觀察使元混為吏曹參議林鵬為戶曹

參議宋贊為弘文館應教尹釜為議政府檢詳○夜月暈

辛亥 上御朝講特進官具壽昉曰天下之理不過是非好惡

而是非好惡最難分辨必須學問之力高明然後如鑑空衡平

妍媸自別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章皆言好惡而至於平天

下章論財用用人亦言好惡矣人君雖欲為治而小人間之則不

能成治必先明學問使好惡是非自分於胸中則雖千百言不能

搖動政令不擾治化自行苟不好是一人是而以為是一人非而

以為非是非顛倒好惡不定歷代之治亂興亡皆係於此可不懼

哉侍讀官鄭裕曰自古人君孰不欲進如臯陶者退如四凶者乎

但大奸似忠變亂是非大學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君子

也人之有技媚嫉而惡之者小人也小人之性不為恬靜利在

權臣則從權臣利在宦官則從宦官利在戚里則從戚里唯以

功名為念也君子則恬靜自守人雖不知而無愠焉故以君子比松栢之獨立也以小人比藤蘿之攀附也邪正之別於此可見○上御晝夕講○檢詳尹釜以三公意啟曰今月二十四日拜 孝陵在先朝亦於八月拜陵而今年則節晚禾穀被野駕前後軍士及扈從人必多踏損以九月退行何如答曰自上已計弊端而來月日短往來皆犯夜不須退也○夜月暈

癸丑 上御朝講○傳于政院曰拜陵有弊事雖於經筵多啓之至今不為拜陵亦是一恨但今年節晚禾穀未收云多之軍士禁其踐踏可也前者 慈殿亦於八月往拜不須退也○上御夕講特進官尹溉曰臣頃者參於 宗廟社稷初獻官多有未安之事凡大祀時牲牢之數具在於 成宗朝乙卯年頒降五禮儀而其時則 宗廟為六室今則為十室故親祭時每室用羊一豕一至於攝祀則以一半分薦十室至為未安請議而加之齊大夫晏嬰乃過儉不得中禮有享先祖豚肩不掩豆之譏大夫而如是猶且有譏况以國君為宗廟過儉恐不得禮之中也○上御夜對

○夜月 暈

甲寅以任說為江原道觀察使徐固為禮曹參議閔箕為承政院同副承旨

乙卯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尚震曰近聞李賢輔魚得江皆命上來斯二老恬退有節槩者也今若徵致孰不激勵但皆年過八十途路且遠私備騎從亦難給馬上來似當傳于政院曰依尚震所啓李賢輔魚得江上來時給馬可也○上御晝講

丙辰 上御朝講○慈殿傳于政院曰 靖陵主山不好之言

自 仁宗朝有之而其時憲府雖治其傳播之人自聞此言 恒懷未安適以天使出來國事多端加值年凶不敢開端者以矣雖不可遽為遷陵今當拜陵時其令禮官擇其善相地者使之隨駕更令看審○大司憲陳復昌啓曰臣以草野寒生稟性褊狹見人之惡略不舍忍臣亦自知臣性如此常以不能安保自分者久矣往在 中廟朝末年人心不靖邪議橫生爭懷患失之心將無所不至及今 上即阼之後舊習猶存餘風未殄臣忝辱侍

從臺諫不可辜負 上恩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徒以赤心事
國為志縱未及於特立獨行廉潔自守之地若其受賂干請等
事則絕意不為欲不負聖上眷遇之勤而頃者不勝向國之愚
抱妄論權奸之專擅以誅罪罰之不暇而特荷優容增秩厚賞
踰分之禍迫在朝夕徒懷感激日夜涕泣而顧念以臣之無狀
既欺 聖明盜取重爵已躋宰相之列而况據風憲之地若先
顧微臣之一身而目見紀綱之墜地遲回顧眄苟避人怨而袖
手坐觀不肯為矯弊之策則臣之無狀極矣不欲以私心生入
殺入至誠奉公而臣之此願尚未效一怨言朋興積謗如山至
如士類同朝之人亦且顯以臣比之許沆或以為受賂放囚或
以為權重驕縱皆以無狀之罪加之於臣交相構虛將陷臣於
不測之地然後乃已臣若劫於人言而改行易轍則顧初心而
自慙若欲不憚人言而思盡職分則將陷臣於不測臣之進退
實為狼狽豈不哀哉請速命適臣職使之安於閑地苟全性命
答曰今觀所啓至為駭愕當面對傳于政院曰政府六曹判尹

命召復昌再啓曰既命面對矣臣之情意有所未盡者故敢啓宗室岐城守乃忠義衛李羲武之養祖故縣令吳湜為岐城守之孽婿而大司諫尹仁恕吳湜之婿也李羲武羲精兄弟於仁恕妻曰寸而此人兄弟以奉祀事互相立訟兄弟謀欲相殺而羲精以所爭奴婢賂與仁恕羲武以為相爭奴婢不可擅給他人使人奪來以此遂與仁恕成隙仁恕與羲精同心共謀欲除去羲武乃囑於臺官以虛語構成罪目捉囚羲武刑訊一次臣細聞其懷嫌之由及曖昧之狀而考其祖父文記則其維織構成之狀顯然無疑故議欲放送而仁恕通書於臣欲令打殺臣益知仁恕之無狀且仁恕既有贖身妓妾而又畜京妓臣面責曰既有贖妾又畜京妓無乃太煩乎仁恕非徒不聽而反懷疑忌遂與臣作隙乃顯言於士類以臣為受賂而放羲武又以臣為權重驕縱而比諸許沆將欲攻擊而排斥之臣與仁恕素不相知又無交分自丙午年始相見於朝行或同為臺諫或共為侍從時時相從熟觀其人則猜忌而貪慾者也前年間黃憲力

唱佐理之說則仁恕欣然樂聞與臣言曰復辟後佐理乃古例也臣自聞此言後心中每以為多欲無恥之人及憲顯發害士林之言然後臣以憲為不合相位而不數往見則仁恕作詩責臣使之往見和辭臣乃以嚴辭次韻而峻絕之從此益相抵牾今者以其私憤之未洩構成百端之虛語欲陷於罪網者其意專在於誘聚得罪之人而還引黃憲相為首尾期陷害士林擾亂朝政使無議已將無所不至臺官雖被論於凡人尚且難於抗顏冒居况顯被重論於諫長乎固當默默自退第念為國忘身之數終始不變之戒昭然於前日諭書之中臣何敢不以奸邪情狀上達于吾君使吾君終不知奸回之間於朝著而奄至於誤國不自知乎敢此書啓（上御思政殿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右議政沈連源吏曹判書向震左贊察任權工曹判書尹思翼右參贊尹元衡刑曹判書金麟孫兵曹判書李浚慶大司憲陳復昌都承旨鄭大年記事官柳順善李璿南延慶入待慈殿命大司憲進前教曰亂賊既除負從罔治日望大小之臣

盡心輔國者久矣今觀大司憲之啓至為寒心初不直斥雖未
知罪人之為誰意必有小人之欲行其術也及見再啓然後始
知仁恕之所為也仁恕以於臺諫侍從之任自上意謂當盡心
於國事豈料無狀之至此極乎司憲府則伸冤抑糾察百僚乃
其職任也然其在常時論人罪過自上慮或有曖昧之事人君
固不可任意殺人安有陰囑臺諫使殺無辜之人乎囑之而不
聽則又懷陷害之謀至以復昌比之於許沆此乃小人欲專擅
自恣而謀去盡心國事之人也自中廟朝有如此陰囑構成之弊
舊習猶存莫之能矯大抵民不得遂其生者京外之官殺害無辜
之故也今於仁恕之事尤不勝憤嫉復昌曰自古君子之治小
人只治其魁而不治其餘小人之挾私憤害人則其為毒也非
止於臣身必至於傷士林而害國事也臣初聞汚辱之名計欲
自退而既知無狀之情不達於吾君是欺君也李羲武事刑訊
之後詳聞其人則非微賤之流實乃士族之人而事亦曖昧焉
仁恕之為人可謂愚也隱微之事則猶可以試其術也如此判

然之事亦欲行膏肓此誠小人之愚者也偶與相值於一處發
曖昧之說則勃然而怒設使臣誤為之仁怒若平淡之人則雖
非中情可以和解而猶未洩一己之憤謂臣受賄而放之至比
於許沆顯言於士類其用心無狀至於如此自 上若不知而
寵信之則終必誤國者未必非此人也且論黜黃憲之時見其
辭色顯有不便臣意謂今當大事何以如是乎到今見之欲復
引黃憲為他日用事之地也情狀顯然不得不啓 慈殿教曰
人心士習日以非矣只為一身不顧國事雖有小人專擅自恣謀
危 宗社誰復救之注意黃憲倚任而寵信之者以矣擅弄
威福至於私庇逆賊而兩司長官視為餘事豈不寒心鄉獨坑
言予嘉乃忠大抵小人必除直言之士然後得售其術而使
人君孤立於上也君子小人心豈難知哉為國忘身者謂之君
子反是者謂之小人在 先朝明辨朝臣之是非故小人不得
售其奸今則謂 上不知是非而如是至為寒心不計事體不
伸冤抑只聽陰囑之說則豈可謂臺諫乎相訟之事尤不可偏

聽必當明辨然後不陷於其術其在昨日為臺諫者必以報復為事故奸賊之徒因之而至於謀危國毋大抵小人之誤國必自於臺諫為之階也沈連源曰大臣當同寅協恭臺諫則當可否相濟而已尹仁恕挾私用情陰囑臺官而不遂其志反欲陷害情狀駭愕 慈殿教曰其情狀極為駭愕此機可畏固當明辨而欲示好惡是非之別矣况今 主上幼冲望朝廷一心輔國而舊習猶存不有君上專擅自恣為國忘身者欲將以一網打盡國事其何以不非乎大臣當此機亦可以善處之近年以來朝廷謂 上幼冲而專不敬謹故欲其禁令之行而曾未有奉行之人此無紀綱而然也尹仁恕事及復思之始雖欲行無狀之術友朋若以理而諷責之則固當慚悟而乃懷報復失此不治難救後弊其機最重宜示好惡也尚震曰臺諫相為可否若以不聽私囑唱其過惡而斥之則所不可忍為也且士大夫雖或有譖囑之事為人救死者則有之矣安有以殺人為請乎仁恕之無狀豈不有害於國乎但在言官之列量宜處之幸甚

慈殿教曰有害於國事豈計其言官乎若知君臣之禮則以禮待之可也苟有小人之行則雖大臣尚不可饒之豈以臺諫而寬貫乎年少之人專擅自恣自上欲矯其習者久矣大司憲

無虛言則疑或有誤蒙之慮也其事誠然何足計乎任權曰小臣立朝已以累經變故而近來朝廷昇平士林間庶無攻訐之弊臺諫中又有如此之事陳復昌豈一毫虛構而啓之乎自古小人必在臺諫宰相之位然後能行其宵臆不可不明示好惡然其罪則量而處之今此之事至為不美滿朝之臣皆可恥也自 上以謂人人皆若此也所謂瓶之罄矣惟壘之耻也尹元衡曰乙巳年間朝廷之上衷二心者居半向心於 上者有幾人乎幸而至此矣蓋費從罔治謹可相容而始之誤入者終或不改至 茲觸 上之言如臣及復昌尹春年自初人多非之然臣意以為豈其至今而猶非之乎今乃觸目忌憚者多欲去臣等者亦豈無乎至如李洪胤裴光義謀逆之時朝廷亦有許多宰執而必以臣等八字推占吉凶而欲為之謀也且仁恕之事

可謂愚矣豈可以私嫌毀人乎臣叨叅功臣知人心不和日夜
憂懼自古元勳未必有不為非事者以其國綱之重而未有非
之者今者時不如古况以外戚身在高位顧之才德心思恐懼
小無恃功驕恣之心矣但元品不賢豈無失誤之事乎若如他
臣則有欲退之心矣臣義當與國同休戚故不敢退也且仁怨
之言曰非我獨怨復昌人皆怨之怨詈之言亦將及於令公臣
曰何怨復昌乎曰喜為憚駁使人畏之故也臣曰若顧一身而
不非人之所非則國事誰肯為乎其為人也焉有受賂之理幸
有識之人以理曉之使之調劑而已其所以欲除復昌之機最
為關重若使仁怨獨自媚嫉而害之則已若聚黨類比之許沆
而除去則朝廷間豈有如此事乎臣與復昌相善非出於立朝
之後乃自於生負之時頃在 中廟朝有大小尹之說所謂寡
助以至親戚叛之親戚猶然况朋友乎復昌則終始不變而來
見焉雖或來見而彼此若有邪說則證在暮天臣何敢如是言
乎復昌嘗語臣曰大小尹之說何如此乎時或流涕曰君等不

以而死此乃朋友中可貴者也但許磁妄疏其人矣但復昌不
無病處量無包容不諱人過自古有如此之人然後人知敬憚
而國事可恃也臣嘗戒之曰人言亦可畏也固當量處矣本性
如此故不能含忍今與仁恕相激則乘機附會欲其生亂於朝
廷者豈無其人乎人心之不和至今猶然臣未知既為也 慈
殿教曰仁恕欲除去直言之士又恐動元勳之臣若但以義武
事則豈至此乎頃有大小尹之說朝廷半為賊黨乃是皆陷於
賊術故賈從罔治欲使和合一心而本懷賊心者終不改悟我
國之事至為寒心且仁恕為臺諫侍從自 上待之殊尤而小
人忘君之恩欲逞其術然豈獨自為必有附會而恐動者也元
衡曰貌相好而心不然者滔滔皆是仁恕亦以私憤而欲害復
昌者生異心也大抵自 中廟朝弊習已成矯之甚難 祖宗
朝豈敢少有觸 上不敬之言乎 中廟承廢朝虐政之後代
虐以寬權柄下移雖或小事而論君之過有如友生其在丁酉
謀危 國母逮于乙巳將謀廢置且某人雖有某言之非乃曰

何必發說而使之得罪乎有如閔齊仁之言也五倫之叙朋友居
末徒知有友而不知有君至於忌憚臣等數三而欲除之則當
今之時宜無此事而有如是不義之風必以謂自 上不知是
非而行宵臆也 慈殿教曰士習之不正未有甚於此時古者
人臣之於國家皆有畏敬之心今也不知有君雖聞不逞之言
謂可以容默也况小人未行其術欲除外戚與憂國者則國事
豈不日非乎雖無功外戚尚不可恐動况元勳外戚乎是不有
其君也自 上豈不知卿之功乎頃在乙巳 宗社之危如在
及掌卿能盡心竭力得扶其顛嘗有遜讓之志故雖不察一等
之功孰有加於卿之功乎天地之神 祖宗之靈豈不知乎每
以不能報大功為念而見此人心益為寒心元衡曰乙巳年間
宗社幾危臣在戚里不得不救此乃職分之當為豈有殊功乎
整國事立紀綱矯弊習此固臣之所願也事已不成害將及已
矣朝廷之間或有凶言者而若欲治之則指以為趨附此不過
苟使人人不敢言也李浚慶曰臣見仁怒所為安有如此事乎

近來朝無奸人國似安靜今又波浪復起仁恕豈有不足於一已乎長為侍從臺諫寵擢極矣然其局量狹小以其私憤欲去直言之臣此雖言語間事其機最關宜示好惡也連源曰拜陵後相地事曾已傳教矣其時果有其言而山陵監官或有被罪者矣然非獨自為朝廷共議寧有誤事乎臣亦往見之雖不知地理山形水勢皆是穩籍青龍白虎亦且回抱凡眼所見莫此為好今若更相則恐致騷擾

慈殿教曰風水之說雖非正論父母之墳於子孫豈不重乎况主山不好恒懷未安之心幸若不好則安有如此事乎不得已相之也○傳于政院曰尹仁恕未成意欲反懷私憤以盡心國事剛直之士比之於小人

指許

謀欲陷害恐動元勳其下禁府推之

史臣曰陳復昌以錄事陳義孫之妻子僑居京師稍以文墨稱焉遂事尹元衡以為殺身之地仁恕亦與之結為心朋尼朝廷之事聽命於元衡而復昌唱之仁恕和之人主之權分在三人之掌握而元衡實主之及其積猜而事敗則乃曰仁恕

之罪而滿朝之巨承命面對無一人直言者是果事君以直之道耶嗚呼哀哉考諸國乘則可知也已

史臣曰謹按仁恕與復昌結為心朋逐日相隨議論不一乃為復昌構陷利盡交踈小人之常態也此真所謂以小人攻小人也

史臣曰仁恕之被囚也復昌揚臂大言曰仁恕之罪惡極大而經愷之間無一人言者時事可嘆其後特進官宋世珩極言仁恕之罪欲使復昌聞而喜之特論鄙之

全羅道南原等六邑地震

丁巳 上御朝講正言鄭思亮曰空閑之地與百姓共之此務廣德惠之意也此法不行人多私占冒受立案傍近居民劫於威勢不得樵採於其中雖遭凶歉亦不食其利請申明古法毋使自占○傳于政院曰鄭思亮所啓其申明舉行○上御晝夕講○以具壽暉為司諫院大司諫慶渾為弘文館副提學南宮恠為副應教柳涉為清洪道都事

己未工曹參判柳辰全啓曰今月十五日臣偶到尹仁恕家
仁恕言前日飭餽之議汝從何議乎臣曰從私備之議仁恕
有不肯之色因曰大憲陳復昌於收議之日辱我我甚怒之
臣不知與大憲嘗有不平之意答曰大抵論議國事不必務用已
意但言其志在朝廷採擇而已必用其意已為不可若因此相激
則尤非君子美事也仁恕即指臣曰為好樣模稜者也臣曰凡
事須就長者議之尹四宰元衡金二相光準皆在近處須見之仁恕
曰前日經筵吾啓偏任為害等語臣難於為答復曰須見長者
及今聞之仁恕頃日言於人曰柳某云金二相嘗以踞慢咎大憲汝
當往見此則不出於臣口而如此托言心甚駭愕傳曰豈知仁恕之
無狀至此乎○夜流星出奎星下八天船星狀如拳尾長一丈
許色白出北斗星入乾方天際狀如梨尾長八九尺許色赤月
暈

辛酉 上親祭于

靖陵孝陵兩陵參奉等賜賚有差

壬戌以義禁府公事下于政院曰尹仁恕姑傳刑訊其所通簡

取考虛實可也且李義武之殺孽弟非理好訟奪賣庶母家等事今有司察而啓之○義禁府啓曰今聞姑停刑訊通簡取來之

教不可私通取來亦不可使下吏取之於臺官之家將何以處之

耶且義武之事未知禁府當察之乎有司當察之乎取稟傳曰

政院台大憲使之取來傳付禁府義武事禁府察之可也○大

司憲陳復昌持仁恕簡四幅大略云李也之事今則怨毒益甚有騎虎難下之勢須以其罪罪之

然後可免後患又云東城令申氏之妻乃吾一家事也今聞已發罪滿則自發也其婢何以保放乎其收養已過五十九年而

申者中問寅緣婢輩弄術而終奪三歲前收養其惡不可離向必問元財主乎元財主亦惑於婢輩安知出無情語於其口乎

况以收養子之事捉致其母可乎又云示事見來心甚未安當初不言於公醉中勸令公不發者只以吾與令公之間人

皆知之雖公事或以為私故也厥後恐其死請令公勿為加刑而彼猶不俊其惡欲以死報聞來痛憤故通之耳豈畏吾中毒而欲死

之乎吾乞請勿加刑者於其死也其罪之不曉昧吾必詳知也彼欲自脫又歸答於精可笑前日之事未可知也今日之事非

精之構也乃自作也前者有身尹泰年齋號曰或固不足惜也精亦為得無賣乎吾亦如是答之矣大抵今已承服處之甚難

彼也自服而以為曖昧可乎於情法甚難何以則可乎其害再與未不暇計也只在處事依法彼已服而何以速去則何害之有

府丙丁又云同處城中恐被殺害若承服而速去則何害之有

啓曰臣近來多有未安之懷以待公論而今日伏聞通簡取來

之教不得已而來矣仁恕所謂偏任之言及怨望之語必是一
時公論臣以淺薄暗劣過蒙 上德偏受恩眷長冒侍從臺諫
而使吾君既有偏任之過使時人亦有怨望之言臣豈無所失
而然乎况臣之妻未贖身不役於本司而臣為本職不避前
日自犯之嫌敢為京外官物刷還公事果為無伏非徒顯戮於
仁恕之招物情亦必皆以為未便而尚冒重地何能盡其職乎
請命適以一快時人之物情一以全微臣之性命答曰大抵近來人心
不念事君之道少有盡心國事者則如此猜忌至為寒心其在前
日雖有自犯之事今則欲矯其弊而自發之不可以仁恕自明之
言遽為避辭也其勿辭之簡則付于禁府○傳于政院曰今觀咸
鏡道監司狀啓其風水之災甚於八道頃見儒生咸鏡道儒生之
董世忠也
疏始知冒屬忠贊衛之事意其冤悶而今見其災果至於此矣回
啓曰臣等見此狀啓故荒之策將無所施極為悶慮且冒屬忠贊
衛事來赴會計儒生金萬齡亦已上疏矣傳曰後當與大臣議
救荒之策于懸庭也

癸亥 上御朝講大司諫具壽稱曰周公負成王朝諸侯為周
家輔弼之臣管蔡以至親之人至於流言而恐動之當此之時
成王不知其忠則周家幾至於亡也漢昭帝時霍光受周公負
成王朝諸侯圖而上官桀構讒害之言帝年十四知霍光之忠
而辨其詐昭帝之明維不及成王其知而辨之則同矣以我朝
之事言之金安老小人之尤者也朝廷無不知之既黜而復用
人莫敢開口至置諸相位故一時士林皆被其害 中宗大王

見國事日非然後始知其罪惡而罪之然有害於政治亦多矣
頃者黃憲以不稱之人亦為政丞又叅勳籍竟至自敗國家似
不知而誤用故也卜相政府之所當難慎而憲之為相也洪彥
稱為首相而謬薦之一時公論皆以為非矣近者尹仁恕為大
司諫一時之人皆以為寵擢之出於非常而言辭之間亦為不
直若不明辨之則恐有名位之亦累也○上御夕講○取生旨
洪溥進士李洞等二百人○尹仁恕獄中上疏曰伏以臣縱乏
學問之功早承家世之訓只知事君以忠不知喜生議論無才

無行濫陞堂上 聖息如天長懷圖報不揆自陷罪辟以底今日臣若舍默得罪非但一身抱冤深恐 聖慈無以知小臣之情萬世無以知是非之論敢列根因暨所以歷陳焉伏願 殿下勿以罪人而忽之勿以先入之言而主之深加 睿察焉臣與復昌初雖無分近則許為朋友凡於國事約以同心同力少無嫌隙但見復昌雖日向國處事無漸動多騷擾常在家駁人多多離畏而不為和平鎮定之事臣以諫官厚蒙 聖息心常為憂一則在國一則在民未嘗有一介邪心頃於私供議得後舍人俞絳在其司邀之臣往焉絳問議得始末臣言其可否邊絳問瑞原尹元在何邊臣曰吾邊也絳曰大憲之與瑞原執異者何也臣曰非徒執異於瑞原亦務自勝當初議時吾言未便大憲顧叱曰此事忍為則何事不可忍為又曰如此則何不死於為儒時乎其傍聽宰相豈無苟從之弊乎每事如此人或苟從朝廷之事不可說也况復昌宜不異於瑞原而今反欲勝未知其然也絳曰復昌之為人果不可與汝可謂相交而實相

負吾則不取如是之友臣驚曰何事也絳曰前日吾等避嫌時
復昌於完席聞公輩之論而怒曰彼必以風聞之事為恨而為如
此說也多無情之語汝之為交虛也臣恠之曰吾曾不聞何
如是不近人情也况吾之為李無彊等說在於裁武不故之前
吾言豈以私乎其後流聞受賂故之吾不為信今聞此語何有
親友之義絳曰其欲避嫌時吾等之意已決辭退不欲與之
同事諸意以為皆適何公之獨存大憲只適吾輩耶臣曰初欲
兩存之仕進後見大憲避辭勢不相容故只適君輩勿論如
此則吾等誤也絳仍言大憲何以每短彥久以虛踈也臣曰是何言
也大憲之得至於此誰之薦也若非彥久輩何以至此絳曰
大憲吾小時交也深知根本以門地觀之豈能至此絳向臣
言之又向復昌必間臣而言故遂成大隙至於構臣罪啓達
而不之知也所謂彥久者乃在喪臣尹春年也臣初聞絳言
疑復昌有異於春年及臣而又知有物議數日往見春年以此
傳之春年曰無乃讒間歟臣曰此人常時慎言者寧是讒間乎春

平曰未可知也若然則大憲非矣然吾輩不可角立吾當具而
言之汝亦面言可也臣曰他事則公言之可也受賂事不必言
若言則性急之人恐以為議已而怒也春年曰然春年又言曩
者許磁攻復昌之疏具壽聃為之斤正云復昌恃壽聃者未可
知也臣既聞此語又於經筵聞壽聃演好惡之說推極用人偏
信之弊似指復昌而言臣意以為壽聃於復昌有難忘之恩而
敢如是此必為公而後私也益知物情之不可抑偶逢韓智源語
及避嫌時事亦如絳言而又言復昌凡論與固僚相約以共發
至於完席同官發而不應揚言於他處曰下官發此議吾力止
之為市恩之地至於照律之際以意上下必發怒色難於同事
金鎧亦以為不當近又見大憲大憲曰自上信大諫也自道再
三言之似是怨言臣聞而詳知同僚之不取而猜忌小臣也一日臣在
家飲酒夜深醉後叅判柳辰全來到臣曰為國之政當平和有
漸辰全曰然醉中仍傳所聞辰全曰然則其歸見叔藝乎臣聞
而疑其所議者有日叔藝乃金光準之字也而臣無意攻擊故

不往見其尹四宰及摸稜等語本不設說朝官亦有隨聽者辰
全雖畏威亦敢欺君而啓之其翌日見春年復以所聞言之春
年曰吾以汝前言已傳復昌且言受賂之事又因緣聞之其受
賂之事雖未知其已成亦非鑿空之言臣答曰復昌常在家駁
人人心中不平春年曰瑞原亦嘗憂之臣聞之妄意瑞原之意亦
與臣同仍言復昌若聞此言則必怒我設毒矣深恐深恐春年
曰萬無害汝之理當從容觀之且雖以為非汝則不可殺若然
人必謂自中之亂臣信其言而但聞物情如此欲見四宰尹元
衡議其箴警復昌調順衆情之策足屢及門而不得遇又釋奠
祭飲福後醉中路見李戡言罷職根源之可笑戡曰許璠何以
知復昌今日之事於司諫之時而欲防之耶真可謂有知人之
明也臣問汝聘翁以為何如戡曰聘翁寧多取聘翁即任權也
臣見私供議得起草權曰衆情不可違拂意其指復昌而臣請
改之故問之也又拜表日罷還時入舍人依幕見弘文館官臣
意妄謂身居言地聞衆情之如是不可不與玉堂之官論議况

復昌既有臺僚獨存之譏又不察公會已不察而推人不可故
例自避嫌適之復昌只啓未安而不為避有違古例蔑公論之
形迹故臣泛問坐中曰如有不恤人言不為鎮靜此非尚德之
風其可經情直行乎鄭惟吉若思而笑曰吾知之矣然末如之
何也臣說前後所聞而終之曰今不可攻擊當使少警改此
行永為和平之福也惟吉頷之此果臣欲陷害而然耶其後往
見尹元衡略陳所聞如前日之供欲有所議而適有命牌召臣
故不得畢陳所聞所懷元衡曰自上待之甚厚方委任而今如
此不可說也古有杯酒釋兵權之事何不相見和辭耶臣曰我
非欲駁聞復昌之怒不知自處欲辭職自退云云而已聞復昌
詣闕意其攻臣中心憂悶語不能漸不知自陷於恐動之地臣
罪當萬死但元衡細知物情之如此臣意之如此亦未必以臣
為恐動也不問物情之如此只聞臣率遽略陳之言宜以臣為
恐動而啓之也况未必不為復昌之所先動也元衡與臣同姓
之親亦有同里少時如兄長之分必知臣心故許以同力輔國

拔於外任之中今雖難於兩全而啓之亦豈欲使臣至此哉前
日供招欲直陳恐多引士類羣情騷動不敢指名而其意則已
具此皆小臣因所聞議論之事也萬無以私而謀害復昌也義
武之事家門之事故雖或有悖戾之事而言之初非陰囑也其
不可殺請勿加刑之事雖自上下問復昌豈有所隱而欺之
乎復昌特乘怒欲攻臣而書之過情若果以此事而非臣何不
攻臣於不議已之前而乃攻臣於聞議已之後若訟者之先呈
狀文林之事臣本不開說已發未放之後婚姻家欲聞歸決故
問之耳其比諸許沆之說非臣創言也復昌自道故臣必於醉
中言之曾在弘文館則復昌欲擊兩司於一會衆議以為未便
而難與為決臣最晚到左右問之臣以非時答之衆是臣意復
昌怒之其後至於流涕而大言吾豈許沆蔡無擇之欲勝哉復
昌怒臣之不阿而矯其過其所從來久矣人孰不知此亦以私
而然乎况佐理之說臣但聞於復昌言憲欲以某某為祭而撰
集郵廳亦皆參云何如臣只聞某某之為言亦不聞名姓焉假

公與憲為質臣豈參聞而樂之哉只譏笑佐理之無端而引復
隆後佐理之說吞之耳其作詩之由憲錄功之後復昌每見微
事而咎之臣以其時憲之罪未著恐朝廷動搖作詩欲和其詩
今在弘文館其詩在為國非為憲也臣之有心皇天后土實所
共臨寧有 殿下之聖而不知之哉以臣為欲勝人復昌為不
勝人則同時共事之人必有所辨於宵中上列宰相其何以得
知乎是昧之論雖定於萬世有 殿下聖明之主而不之辨此
臣哀泣無告者也人見復昌之必勝愚臣之必罪雖見以諫
官論議繫獄誰肯忘身而辨之哉公論之不費是豈獨皆以臣
為罪必有所畏者矣如無所畏而然則已矣如有所畏而然則
是豈獨負臣者哉當初臣固知中復昌之毒而不欲議只見人
皆為威勢所悞莫敢開口臣若不議而警之則將恐國事不能
和平而妄信人不害之語為國之心不能自己私自為心曰古今人
臣之論議不合者不過去之罷之而已寧知今日至於此極乎
如臣之微死無足惜竊恐以臣之罪而後 之居言責者無復有

所論議以致含默之風也何則復昌大憲也臣大諫也彼亦臣也
臣亦臣也一時共荷恩寵者也一朝以彼聽人言乘怒之書而
不辨彼此之情由遽命下獄是豈獨有虧於前日待愚臣以信
之道深恐以臣不肖之故而啓後世無窮之弊也臣若有罪既
有言官兩司當以公論論之於復昌則有嫌非國家機密之事
而不計有嫌每事獨啓罪之則恐非盛朝之美亦非君子之所
尚以此而成例則如三公大臣亦獨啓已事而無被論之日乎
此弊若成則夫流之禍有不可勝言非臣得罪之為悶悶此弊
源之漸開臣罪可論此漸不可長大抵人非堯舜孰能盡善雖
人上之過諫官爭之况人臣乎雖誤觸人君所無之過亦以有妨
言路而赦之况人臣交相論議者乎復昌雖實忠直豈無偏處
乎有偏處而議之雖如臣之同力比肩者尚且鈞摘許多無情之
罪且陷之至於此極自今而後復昌倒置之事誰肯為論乎臣非
諫官而潛與無賴者論之則雖謂之謀陷可也幸有所聞與一時持
公論者議之其果為私乎亦為公也是欲國家和平而已朋友

保全而已伏願 殿下原臣之情察臣之罪寬一愚妄諫臣之事以養一世忠直之士氣不勝幸甚臣在縲紲之中上愧有負聖君下憫不顧偏毋涕泣追愆精神錯亂言語無章無任墮越之至

○日暈兩珥

甲子 上御朝講○傳于政院曰今觀尹仁恕之事縱至於死自上問之則固當直供而詐飾其言至於片簡之內或無全家之言其曰騎虎難下其曰以其罪罪其曰若承服而遠去則何害之有等語其非請囑而何且疏中所論無不與之人向上語勢似涉恐動有識之人如此無狀之甚也

乙丑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大司諫具壽冊啓曰頃者入侍

經筵啓人君好惡是非當出於至公無私不可有偏黨之失繼之以君子小人不可不明辨矣君子已定之是非一小人猶足以變亂治亂安危實由於此前日會議訂詎時尹仁恕以大司諫隨參專擅論議雖大臣在上略無教導及見傳教則曰依仁恕之議蓋議得之時分可否以啓否類亦多有秩高宰相而持於仁

恕落黜寵眷非常仁恕乃儉邪一豎兒耳眷注如此則不無他
日構禍士林變亂朝廷之漸臣以小人變亂云者專指仁恕而
啓捨仁恕之意已言於朋儕間矣今見仁恕之疏反以臣此言
為腹非陳復昌以臣心所無之事巧飾虛言欺罔上達極為無
狀又以臣為斥正許磁之疏此乃傳聞之誤臣與許磁復昌素
相交厚兩人皆知臣心臣不復多言仁恕疏中多引朝中有名
之士常時偶然無心談語之事默計邪念變幻構虛萋菲成文恐
動見聞一以疑貳士林之心一以眩惑君上之聽其媒亂朝廷
之計有同鬼蜮忝辱名器莫此為甚答曰益可知仁恕無狀之
極也○上視夕膳于延恩殿○政院以直提學鄭惟吉軍器
寺正金鎧議政府舍人俞絳兵曹正郎韓智源等書啓入啓惟吉
則云去十七日慕華館查對後臣往舍人司依幕則仁恕先往馬
酒闌仁恕言於座中曰君等知今世之人所畏憚者乎僉曰吾
何以知之仁恕曰近來憲長所為之事果合於物情乎不自律
已而責備於人受人之賂而擅放罪重之人日以駁人為事若不

糾正恐至大妨且前日李無疆之事固僚皆適而獨免近日公會不參之論亦不為辭避其不恤公論甚矣吾欲警之使之懲艾於今意何如左右默然仁恕悄然曰君輩皆與復昌相交故也吾亦豈不交復昌者乎仍言復昌門地言重辭複而不知止座中皆曰公豈宜哉此言臣言曰吾意為今計和平為上令公幸思和平之策座中皆以為然如此而已今見仁恕之疏至舉臣名末如之何曰頷之皆言臣既不言者也雖出於自明之辭心甚未安臣忝在侍從不可不達金鑑則云臣伏見尹仁恕之疏舉臣名謂臣以大司憲陳復昌為不當是雖稱韓智源既傳而臣未嘗以如此之心蓄之於心安有以如此之言發於口之理乎智源亦非無識之人必不以不聞之言傳於仁恕臣實焉恠敢自冒達俞絳則云日不記去三月間臣為掌令時尹仁恕以其妻四寸李義武不義之事及怨望自己之事為言於臣臣仕進語連坐同僚曰仁恕囑以一家私嫌欲發諸完席我豈可為之其後臣適不仕之日府中捉囚義武刑訊欲服旋以暖

昧放送今月初二日本司薦望一會時仁恕自議得來到臣問
議得之事仁恕答以某可某否而苟從者多云因怒言大司憲於
議得時謂我曰汝若飢死則當死於儒生之時又曰汝若安於
乞食則何事不可忍為乎云近者擅棄禁亂又受裁武奴婢是
何等事耶臣其時亦為臺官故以為同朝之人所當協心而不
宜私自詆毀還答曰今公若以擅棄禁亂為非則何不於其時
論之而有後言耶裁武事大司憲則言令公以私事欲罪曾進
簡而不治之必有未便之心公勿復為此言朋友之道固不當
如是臣對仁恕說此言者莫其及省遠嫌而解悟和平也仁恕
默然良久曰吾亦曾聞之矣愠恨成色更無他言至如門地之
說仁恕自言於查對處尹春年虛踈等語則臣實口外不出臣
性朴訥又多疾病不能尋訪朋友而今者伏見仁恕之招以臣
為初傳於已而還傳於復昌以此成言又於疏內以臣為又向
復昌必間臣而言故遂成大隙云仁恕只疑臣傳其言於復昌
而構成臣所不言不為之事臣實篤恠近數朔內臣與陳復昌

一無相面之處又無還傳之言又無成言之事臣豈有間仁恕而成大隙之理此人之所明知也心甚未安故敢達智源則云臣妻三寸黃海道都事趙應恭家住南大門外臣家相距不遠今月初旬間應恭邀臣曰吾之叢行在近而大司諫亦來此可即來見臣以今適有故稍晚當進答之俄而更伴促之臣進去則應恭與仁恕及名不知一盲人同坐臣問仁恕曰自何處早來于此仁恕答曰自望宮禮來耳仍問曰吾有必聞欲君見者有日臣問何事仁恕曰汝等前日議欲避嫌時大憲於完席多叢不祥之語咎我甚重吾甚未便若及其時早聞則即當辭避而近始晚聞故未果耳臣答曰令公何從聞此不根之雜言乎大憲與令公萬無如此之理仁恕曰以私供之事尤為毀我我不仕况汝等避嫌時其同僚皆為未安而衆情亦多忌怨者如此失人心可乎臣恠其交厚之間不知何故至此而意或以為私供之事相為好勝偶爾如此叢說故答曰令公豈不知大憲之心而如是叢說乎若誤聽雜言則雖兄弟之間亦或相乖令公無乃

有感於間言耶仁恕曰汝以此人為可恃耶汝之為下官時議
 論或不相下此人言於一處而怒之云汝其不及聞知乎臣答曰大
 憲與凡人交必示肺肝略無隱忍苟有目覩未便之事則豈不
 面相責善而敢為後言者乎人亦有言大憲之意本不如是云况
 中間虛傳之不足取吾嘗有定于心而令公則如是言之可笑仁
 恕似有愠意更欲開口而適刑曹正郎盧慶麟入來各相叙阻意
 後多有慮不到只不出之言至如金鎧亦以為不當大憲言自
 信大諫等語臣既無所聞於二人安有一呀傳於仁恕乎事雖無
 形名在辭連豈可以此譏諸仁恕自明之辭而於臣心安乎傳曰欲
 離間朝廷士大夫為如此之言安有如此不義之事乎自上不以
 為是故不下問耳

丙寅 上御朝講掌令趙光玉曰儒生之不居館學實由於士
 習之不美古之朝官子弟年雖強仕而勸之仕則不為矣今也
 宰相用子弟之弱者居蔭補之列既不知學又焉能臨民而撫
 字乎非但此也為生員者必懷干祿之心或屬名於忠順衛謀

出加資以為別坐察訪禁府都事之階孰有志於窮理之學乎

○傳于政院曰四學儒生之供戊申年減三十之數還給可也

前者許磁於經席啓之故有是致

○卜御夕講○李戡上疏曰臣與尹仁恕素

不相識出身後始因交相知而交分則未有故絕不相訪未知所寓之家今年六月間只見於陳復昌之家又於今日十一日仁恕自釋奠祭醉酒來臣家臣恠其來出於非料出門迎之仁恕泥醉艱入中門踞坐曰汝之罷職吾欲言慰今適來過爾汝妾不還率乎臣荅曰以此被罪安可更率仁恕曰汝等之罷吾意以為不當安可以是而絕之乎且曰汝聘翁則以此公事為何如臣荅曰聘翁於壻罷亦豈好之仁恕大笑仍仰天若發歌吟咏即扶出還歸臣家到話此外無他及見其疏非徒以聘翁之問轉指他事又以臣所不殺搆虛成說欺誑天聰臣實痛憤臣與復昌同里開相善人所共知許磁之疏豈合於妓妾公事而荅仁恕之言乎臣專不知仁恕作隙復昌而徒知兩人協心相孚而已設使臣欲言而勢有所不得者文非深密則言不相盡

兩間相厚則踈者難言臣於仁恕無分又以為多間相厚寧有此情外之說乎仁恕罪著之日臣驚恠兩間之事始見尹春年而始知仁恕嫌隙之漸相與憤歎又其疏語亦多春年不說之語凡所援引都是恐動之計益知奸毒之甚欲啓臣所答之實而臣以故人不得隨他啓達終若緘嘿則臣之情實聖上無以得知而仁恕奸狀亦有所漏路阻君門勢莫自達猶有封章庶可暴白故不計踈淺仰瀆冕旒

史臣曰甚矣小人之欺君也當其納交之初如兄如弟及其敗也視同仇讎戲與尹春年交結互為援引為其所使則其不交仁恕云者不亦誣乎戲不足說也至如一時名士莫不惴惴然來啓以為自明之計復昌之恐動豈下於仁恕乎

○江原道襄陽有杏開花結實

九月丁卯朔

戊辰傳于政院曰全見咸鏡監司李名珪狀啓安有如此慘酷之災乎其名大臣議救荒之政

已巳 上御思政殿講試儒生○上召對○付處尹仁恕于興陽

史臣曰仁恕初與陳復昌相厚及仁恕為大司諫兩人頗有構隙潛相傾軋及聞仁恕議復昌發禁亂吏既捉李無疆等擅議還放之非復昌怒曰果爾則仁恕不免見捉於吾手至是雜取仁恕隱微之事以啓之下獄推之遂流興陽仁恕之為人亦多躁妄為復昌所陷宜矣復昌平日與仁恕若吹填虜而乃以私嫌便陷大罪遠方之流猶未足也累發於言辭之間人皆腹非而不敢言也

○日暈

庚午 上受常參御朝講知經筵事任權曰禮樂之於國為用大矣禮文之講究者鮮音樂之殘缺者多粗解其外亦無其人至如 太廟之樂亦多差訛鐘磬石磬之磨脫清濁高下之亦爽殊不似先王之古樂遂使莫大之樂竟至於訛缺莫或正之國家今雖未遑而昇平之時則固可修廢而補缺也在 中廟

時粗知其樂者頗多今則無聞焉令禮曹別示勸獎之規○大
司憲陳復昌啓曰臣謬蒙天恩濫授重地終為仁恕之構陷羅
列名臣於招辭及疏中構成虛語眩惑聽聞以臣不肖之故辱
及名器辱及士類尤不勝慚覩之懷決不敢安然就職請速命
適荅曰見仁恕之事其為無狀已洞照矣勿辭○以所斤僉使
辛弼殷上疏下于政院曰水軍漕運等事亦議于大臣○上御夕
講○領議政李芑右議政沈連源會議咸鏡南道亦是防禦之
地與北道相為唇齒不可虛弱况今被災已甚安能行入居之
令乎忠贊衛冒屬者只削忠贊衛勿令入居可安民心且被災
尤甚各官物膳進上及貢物令該司磨鍊蠲減尹溉所啓宗
廟祭羊加一口凡合典禮常參後有朝啓則領經筵必參無朝
啓則不參弘文館因常參後啓覆之例每請領經筵而經筵官
則只請一員并領經筵為二員殊非法典本意也自今以後弘
文館於常參之日經筵官二員別請入參何如荅曰如議○以
金光準為議政府右贊成沈光彥為戶曹參判南世健為工曹

參判柳辰全為全羅道觀察使朴公亮為司憲府執義柳昌門
為吏曹正郎李士弼為弘文館校理李重慶為副修撰○慶尚道
河陽縣地震有聲如雷

辛未 上御朝參朝講○上御夕講特進官宋世珩曰臣以禁
府堂上推鞫尹仁恕結案時所言甚毒曰金銍李潔與我同罪
而只罪以流三千里獨於我以一罪照之未便翼日送他堂上
俱坐捧供處罪矣仁恕為諫長行無狀悖戾之事乃朝廷之不
幸也臣素不相識頃以私供事會議時見之仁恕乃曰自家供
之則如我者飢死必矣陳復昌曰何不死於為儒之時而乃死
於今日乎又於啓辭曰明聖之君六七作經綸之臣亦祇一二
而猶不能改也又曰亂舊章古人云吾君不能謂之賊仁恕之
無狀已極仁恕出入侍從臺諫自 上恃之而今乃如此羣臣
以為自 上疑其臣子皆無足恃也自此事未出之前朋儕語
之曰仁恕金安老之家臣也以為改心易慮而無狀如此拔其
眼中釘國家之多幸也尹漸曰仁恕年少臣雖同姓曾不識其

人也但觀其貌聽其言則以為可用之人近以顯著之事見之獄中上疏及供辭難以掩覆其情狀蓋仁恕之罪自 上末減好生之德至矣帝王嫉惡之嚴雖合於君德以仁厚為治豈偶然哉宋以仁厚為治曾不殺一大夫後之人以趙宋三百年忠厚之氣稱羨焉 成廟朝任士洪被罪寬宥而復用於廢朝廢 幸昏濁故使士洪得行其奸 成廟之時豈行其術哉大抵小人始雖逐之及其還用也益為國家之大患去邪之後聖心之所當留念者也

壬申 上御朝講特進官尹元衡曰有一寡婦既有收養子又有繼後子及其年耄將死之時收養繼後之子共爭已物而養子強盛托卜者之說謂養母有厄使之出避而自居其家專占財物擅將奴僕至不給糧物而本主將死奴婢畏其強而爭趨附之只有二婢不叛於本主而語其主欲呈於法司所謂收養子者乃仁恕之姊夫也以二婢不悖於本主陰囑而殺之謀滅其迹於風教不祥莫大焉且陰囑其臺諫之言曰二婢離間老母也至於

將鞠哀憐陳訴請問元財主憲府之官亦為惻然欲問元財主
則仁恕簡通曰何必問元財主乎此言昭昭於簡內而反曰無也
至為無狀今觀仁恕之供則意臣盡達朋友間語言之事今之
時習徒知朋友私情而不知有國家之大義雖有誤事欲其不
言臣豈可計朋友之私情而不之啓乎以為機關重大而盡啓
焉且疏中多引士類不言之事士類亦皆上疏而自陳觀其意欲
離間士類使復昌不得保全也又見其情狀專懷私憤謀去復昌
每於到處引而問之彼雖無情而言必默契於心也况身為諫長
欲囑同僚而攻擊如中廟朝舊習也 中廟多行仁柔雖知
是非而自下強之則或勉從之仁恕因其習意欲使上不察
是非而遽罪之也復昌言人過惡雖無包容於國家則大有益
也蓋宰相朝士之過誤國事時政之得失知無不言然後國事
不至於非矣今乃題目而欲搖之復昌亦豈不戒其心乎仁恕
之有害於國不其大乎○傳于功臣李芑等曰瑞原君尹元衡
有大功於宗社始也身自辭避不然一等之功矣近見尹仁恕

之言則有功于國人皆不知反覆思之莫大之功未可以他
報良妻子女許通為嫡矣且當初大賊之撤得其情實由於安
世遇不無其功本道五品守令有關則移差領議政李芭右議
政沈連源判中樞府事許磁禮曹判書尹溉左贊成申光滢右
贊成金光準右參贊尹元衡戶曹判書宋世珩密城君朴漢宗
刑世參判金明胤德恩君宋麒壽護軍林九齡繕工僉正崔彥
浩泰川縣監安世遇啓曰自 祖宗朝有大功則妻子女許通
亦有前例 上教至當尹元衡陞品事前既啓之自 上難之
請陞品親功臣在京者少而世遇今適 上來請除京官谷曰世
遇事如啓瑞原既許通妻子女陞品則非急急為之李芭等又
啓曰妻子女既為嫡何惜乎陞品功不如瑞原者皆為三品而有
大功者獨未焉故敢啓谷曰一時驟陞非一身之幸故不允李芭等
又啓不從

史臣曰酬勞報功自有其典何必踰分僭施然後可賞其功乎
段使有莫大之功錫之以車馬送玉可也賜之以第宅食

邑可也至如以妾為嫡春秋大戒雖以王侯之至貴亦不敢為况尹
元衡乃外戚中一奸慝也既與李芑等同參衛社之功魚肉士林
斷喪國脉罪莫大焉豈云功哉及其車馬珠玉充牣其家第宅田
園遍滿中外而猶未滿其欲則敢生越分之心內附外援遂成其
計無厭之心至此其不奪也幸矣李芑贊成其計又請資級至於
再三其同心濟惡私相援引之跡著矣年少爵高者果不得享福
矣恃功自恣以妾為嫡犯分亂紀者其可終享其福耶如其趨
附之徒則已矣朝廷豈無一二正直之人畏其不測之禍而莫敢開
口痛矣哉

尹戊慈殿傳于政院曰 先王陵寢之事慮有雜人出入自

摘奸而儒生等甚為擾亂至於寺中舊傳之器物亦多破毀大
典之法儒生上寺自有其罪依法罪之其中最甚黃彥澄式年
停舉且正因寺德宗大王陵寢寺也檜巖寺 太宗大王陵
寢寺也儒生之亂入擾亂可乎一如奉恩奉先兩寺之例掛榜
禁之政院啓曰儒生上寺之禁雖載於大典而自 祖宗朝儒

生讀書于寺尚矣朝廷士大夫孰非往讀之人乎奉先奉恩既
有其禁惟此兩寺別無其禁故讀書於此者或有之立法之後
再往其寺者治罪何如傳曰今既現發罪之當矣然此法不行
故至於如此自今申明其法張悌曉告但彥澄所犯尤甚一式
年停舉

丙子 上由勤政門三殿由泰寧門奉審于 璿源殿○傳于

政院曰奉審則 中宗大王翼善冠幘專不髣髴此意言于宗

薄寺○日暈

丁丑 上御思政殿講試專經文臣通講者賞賜有差○上台

對○日暈

戊寅 上御常然朝講執義朴公亮曰近來儒生紛擾於陵寢
之寺教之以停舉使儒生不得上寺不幾於崇異端乎即位之
初固當示以正大之道而獨嚴於禁儒之上寺髣髴之流必皆
謂自 上信其術也妨於治道莫此為甚大司諫具壽驛曰儒
釋之道雖不可兩立儒之上寺做業者僧輩不憚近者狂童之

輩侵虐胡僧先失其道胡僧亦厭苦矣兵曹郎官皆出入侍從
臺諫之人而濫乘驛馬又輸私物專不撫恤以致驛卒之困令
法司糾察○慈殿曰儒生讀書自有四學成均館養育人材至
矣今者捨此而必歸於寺若他寺則已讀書於先王陵寢之寺
不以禮處之寺中舊藏之器使致遺失何異於盜賊乎今者申
明舊法而已決不可改之以 慈殿意荅府曰自 上非不知
崇吾道闢異端也自古以僧為總領故未有雜人之出入今則
無總領故謀避軍役羣聚為盜者亦多焉令差總領以掌之可
也○傳于政院曰兵曹郎官有識之人而濫乘驛馬至輸私物令
法司摘發懲治○上御晝夕講○憲府啟曰義州關防重地界接
上國應務多端若有意外時急之事則牧使獨斷狀啟其任緊
關近因屢經華使極為疲弊請並權有慶以有名幹能文官差
遣荅曰如啓○以金弘胤為工曹參議金澍為兵曹參知李濶慶
為承政院右副承旨安世遇為工曹正郎奇大恒為弘文館副修撰
韓鉤為通政義州牧使

已卯慶尚道晉州等三邑地震無雲雷動

庚辰利城君憤啓曰 中宗影幘臣監造既不知畫又因國喪

多事之中未能詳察頃者奉 審教之以翼善冠影幘專不髣髴

心實未安待罪其時畫師請推考治罪 畫師上佐石環大抵繪畫之事畫師相對猶且

不類况 大行之後 追記 御容畫成其幘安有近 眞之理乎 尤有未安者 嚴之 疎源傳之萬世毫髮 之 差尚且不可矧曰

專不髣髴者乎 利城職掌監造之事 既不能 傳曰雖致誠意 致察於 當時 欲推畫師於 今日 嗚呼未矣

見外貌畫無所據豈能髣髴乎其勿待罪畫師亦不須推之○全

羅道南原等四邑地震

辛巳 上御畫講特進官金明胤曰 殿下即位于今五年為

慈殿一不行進豐呈之禮一國臣民未安於心近來連年不稔

慈殿不使行之故以至今日而不舉人子愛日之誠上下何異

哉誠意慳惻啓而請行則 慈殿雖不欲為豈不聽哉宋世珩曰明

胤之啓當矣即位之後一不舉進 豐呈之議此乃 慈殿每

因災變而不欲也然自 上為 慈殿不計災變而一行之有

何害乎謚日盛節之需過其在常家亦以為未安焉○上御夕

講夜對

壬子月有食之

癸未 上御思政殿親試吏文製述及講漢語

甲申 上御晚朝啓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領議政李芑右

議政沈連源承命詣賓廳傳曰左議政久曠卜相可也李芑等議卜以啓乃尚震也○以沈連源為議政府左議政尚震為議政府右議政許磁為吏曹判書

史臣曰震阿諛苟容居相府十餘年一無建白時論鄙之磁儉邪陰險與鄭順朋李芑林百齡等構成乙巳之禍一時名流殺戮殆盡挾持奸術巧中 上旨故有是命

南世健為工曹叅判宋贊為司憲府掌令

乙酉 上御朝講掌令趙光王曰文科科直赴殿試者該曹啓請取於數外則自 上教之以數若不足則取於數內數若有餘則取於數外然自 祖宗朝文科三十三人武科二十八人試取例也而今取數外似改成法焉文科會試時未出榜猶可改之

大司諫具壽駢曰蓋取人之道廣取為善然即位之初凡事一
遵成憲可也毀之者非也該曹以毀法之事固不可啓之而稟
之者亦非也不得已速斷於文科會試未出榜之前也 祖宗
成憲率由可也而少有變易則漸多弊矣○傳于政院曰直赴
殿試數外之取非敢毀 祖宗之成憲也該曹啓稟前有數外
啓取之事故自 上以為既有古例廣取人才可也物情如此則
其取於數內○上御夕講○夜流星出婁星入東方天際狀如
鋒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丙戌成均館生真安士俊等上疏曰伏聞商臣伊尹之訓曰罔
不在初又曰慎終于始人君嗣 祖宗丕丕之基位萬民咸覩之地
治亂安危罔不攸輿於初朕而謹始之道在正心而已君心以
好惡一時之習尚成焉四方之觀感係焉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始而能謹尚或鮮終况始之不謹而以不正倡之乎恭 惟 至
上殿下以成王幼冲之資無太甲敗度之失民罔大小翹首跂
足願見哲命之貽者以其王政之在初而臣等跽伏草野竊聞

今日之謹始則復立尼院而禁儒上寺而已復寺社民田而已
殿下之國事將至於日非則冠儒冠道吾道者孰不欲剝肝瀝血
忘生抗疏於闕下哉臣等第以為探 聖上之心罪矣信傳聞
之言妄矣故嘗在道路觀緇徒恣行於京城則臣等以為是禁
憲之不嚴也非 上意也聞佛道將興之妖言則臣等以為是
惑衆之虛說也非 上意也及聞特降內旨停舉黃彥澄等事
不覺痛哭流涕益信前所聞前所見之不誣矣臣等未知禁儒
上寺者惡儒者之混處於緇徒乎慮吾道之浸難於異端
乎 殿下之念果出於此也則其為開先聖之道拔本塞源涖泗
吾東方也至矣深矣而奈何邪僧讒說上徹冕旒指之為取經
則命之以還牧目之為作弊則罪之以示懲此何等法禁耶夫
佛經異端之根抵也儒生吾道之所寓也彥澄雖狂妄無識之
人謂之儒則有儒之名也有儒之名而失儒之行在孔門所當
鳴鼓攻之而在 殿下則以儒而待彥澄可也因其告而罪其
僧以杜惑 上之路因其取而火其書以絕誣民之源則文不

在茲乎道不墜地者此其時也不徒不罪之而信僧徒之訴以
罪狂狷之儒不徒不火之而以妖書之失而禁儒生之上寺儒
生上寺雖有法禁而自今日申明之彥澄之罪固以當然而
自今日始懲之則殿下之待僧也厚待儒也薄因此而可占
美臣等未知欲求治平之道當求諸彼乎求諸此乎異端之道
空玄寂滅蠹國蠱民之害經史盡之矣在吾書則大學載誠正
功夫中庸論九經節目又有道政事之書謹節文之禮焉聖賢
之千言萬語古今之治亂興亡可法可仰可懲可戒何必收佛書
罪儒生以貽文明之大累乎一彥澄罪而國家之士氣摧矣一
佛書收而聖賢之經籍廢矣吾道可尊而所尊者在此吾道可
崇而所崇者在彼則氓之蚩蚩孰不曰今之所尚者異端也上
之所尚吾所從矣今之所護者僧徒也上之所護吾亦尊矣
則髡吾民之頭亂吾民之倫恐自此基矣以此而能長治久安
者未之有也嗚呼殿下之民在農家者幾許而在寺者半矣賤
有禁人為僧尚有逃賦之歸避軍之匿况上之不禁而又有

崇奉之端乎新政之初未聞尊孔門為吾道之倡而禁誰人之
旨先及於山林之梵宇是所重者在彼而不在吾道也僧門一
開聖門閉矣吾道塞矣臣等之所痛哭者一也嗚呼堂下九重
鄩屋千里冤憫之籲愁嘆之音邈乎永隔終不能自達者衆矣
而僧家之有懷者則無不遂願於內允髮待之欲訴者則莫不
輸情於上達 殿下之聰明一何不及於吾民之無告而獨先
及於緇服乎新政之初未聞達四聰以決四方之壅蔽而使僧
輩恣行宵曠於禁內僭言一行聖言湮矣吾道表矣臣等之
所痛哭者二也嗚呼追遠之道不在於淫祀而在吾心誠不誠
如何耳况拜享之有其陵謹齊之有其室設其官以典其祭安
其軍以守其陵則寺刹非陵寢之所矣緇髮非守護之軍矣如
欲以如在之誠致繼志之孝則寺刹之近陵寢者當撤之緇徒之
汚齋所者去之然後可以一吾心之誠而格 先祖之靈矣
在昔殷朝傳說戒高宗曰典祀無豐于昵以常清言之則數祭
豐昵似無害於奉祀之厚而黷于祭祀顧為不欽之歸况以寺

刹為致齊之地以無父無君者而為之守陵則是以僧道事
祖宗也 祖宗之靈安有昭格於非類而 殿下奉先之誠左
矣此實籍陵寢而護寺刹托孝思而崇異教耳自今以往民安
有不為僧而家安有不為寺乎臣等之所痛哭者三也此三者
害治之大疵也而妖僧普雨吾道之蠱賊也本以奸猾之資濟
之以文墨之技方其以內命住持奉息也退托謙讓故為遜避
之狀其既為住持也假修苦節外施廉謹之迹此所以高其聲
價以要寵眷也豈徒因果之術禍福之說足以眩惑愚民而已
哉在王法所不赦在吾道所深闢也而 殿下之心惑於左道
而莫之覺 殿下之政雜於異教而不之悟以臣等之所以為
殿下深惜者也大抵源不始戒末流難防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正以謹始其弊猶邪以不正始之弊將如何寺田一復崇佛之
兆萌矣妖僧是尊崇佛之實成矣至於以僧故而罪儒生則其
挫士氣振異教之迹著矣僧徒長髮於前日者再髡於今日寺
刹之見毀於先朝者重修於 聖朝而宰相不論啓臺諫不之

爭則彼無官守無言責者孰肯抗逆耳之言冒犯雷霆之威哉
臣等乃布衣之一微士也國家之政非所與也而斧曝丹誠在
微賤同矣况居養育之地食國家之廩而坐視異端之將興箱
口自默既不忍於中情也宋臣范祖禹有言曰欲法祖宗當法
仁祖臣等亦曰欲法 祖宗當法 中宗四十年享國之永寔
厥序由則闢異端其政也崇儒術其道也臣等以祖禹之微忠望
殿下於今日者唯在法 中宗之崇儒術闢異端而已伏願
殿下斬妖僧之首赦狂儒之罪移庇僧之念而推之於愛民回
奉佛之誠而及之於養士寺之在者山舉毀之民之為僧者重罪
之平民之復於寺社又從以收逐之則吾民幸甚吾道幸甚
殿下重道之誠盡矣而於謹始幸甚興教幸甚臣等前所聞崇
佛之言終歸於道聽而塗說之矣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禁
帶上寺乃祖宗之法非予新立之典也近者僧徒麤雜故自
慈殿或遣內官摘奸陵寢則黃彥澄非徒作弊於陵寢亦至於
偷取寺物故 慈殿以為駭愕而如此也予非崇佛也且奉恩

寺住持自內為陵寢只擇守護者而已此豈崇佛之事乎黃彥澄不可赦無罪之僧何敢罪之乎是後五日連疏不允

丁亥 上受朝參御朝講領經筵事李芑曰文武科直赴殿試

曰該曹啓以為取之於數外矣今因物情之未便自上教之

以還收於數內武科已出榜也今若除之則不合於政體而科

舉亦出於輕也若以為不可而除之則當初使兩所武科兩所也或

為十四人或為十三人而取之可也成命已下今不可改之文

科則時未出榜雖取於數內可也武科則已出榜仍取於數外

何如臣與左議政既已完議故敢啓傳于政院曰直赴殿試人

因臺諫之啓令取於數內矣今聞領相之言武科已出榜不須

改也文科則不必取於數外也○傳于政院曰宋世珩啓以咸

鏡道內需之粟救荒云依啓救荒後從內需司所欲之物而題

給可也○宣醞于政院又賜螭虎銀杯○檢詳尹釜以領左相意

啓曰直赴殿試科則取於數外文科則取於數內文武一也而

今此之命似異焉加取一人於庶取之道甚不妨答曰如啓○

平安道祥原等二縣地震聲如雷動

庚寅 上名對○夜流星出河鼓星入羽林星下狀如拳尾長一丈許色白

辛卯 上御朝講○弘文館副提學慶渾等上劄曰天下之最可憂者莫大於小人之禍始若甚微而終於滔天始若不足數而終於不可救是故古之明君必深惡而痛絕之者蓋有以也夫排一善士似不至大害而消長之機係於此進一惡言似不至大妨而興亡之兆判於此况誤國之狀彰著而莫掩者哉黃憲以陰險之資據公輔之位無一善可稱有衆惡兼備其擅弄威福之罪謀陷士類之迹昭著於十日使其計得行國之不喪幸矣揆之於法雖置之重典尚有餘辜朝廷之請逆避裔者豈無意耶彈文屢上 聖鑑猶邈輿情猶鬱而 天聽未回只得鑄其勲秩安卧於近京之地 聖德則至矣未知憲亦以殿下之心為心耶當憲之在朝希望風旨者不無其人尹仁恕以儉邪之資竊居言地貪功樂利之說既有以動其心公論方張

而遽欲停啓罷憲未幾又以勳籍不可輕奪之言試殿下之
淺深其為無狀極矣今又攻擊棟復昌以為引進賣憲之階計
未得遂又欲交亂士林嫁禍朝廷其心之慘可勝言哉至於李
羲武之事通簡於復昌曰醫女銀非多行妖術出入內外若以
全家照之則必有減等之理以殿下之聖明曲從銀非之私請
而加減人之罪乎此非直為羲武一事而設將必愚弄殿下
納諸左腹而有是言也今者朝廷之公論大定聖上之是非
洞然務為鎮靜以絕將來之患可也雖然歷觀古事君子之治
小人常緩而不勝小人之治君子常急而必勝有識之士靡不
慷慨於是也人主一心即安危之本理亂之原毫釐千里可不
戒哉殿下終始此心無小撓變則貴國家之幸也黃彥澄一
無賴也觀其所行當在於鳴鼓之首然托名儒家得罪於僧舍
而有是譴云則不知者恐有以議殿下也聖駕之馬猶有所
取管庫之士終為善士故先王之待狂儒或以範圍之外初
以其過甚而罪之今以其有言而赦之先靈有知亦以為

可也臣等俱以無似備員論思使吾君為弄舜之君此臣等之至願苟有所懷不敢不達答曰今觀疏意所論當矣子豈不留心然彥澄乃妄悖之人以為狂儒而不治則恐後弊難救故如是耳乃傳于政院曰予非輕儒而崇異教也彥澄作弊於陵寢見赦者累矣今則至於恣行而無忌 慈殿欲使懲戒而然也

壬辰 上御晝講

癸巳殿試取文科閔時中等三十四人取武科金仁等二十九人

○江原道通川地震

甲午金羅道羅州密雲雷動輻輳時而止

乙未 上御朝夕講

丙申 上御朝講執義朴公亮曰聞魯兩妖恠之事自憲府欲

執而問之適因齋生之疏而停之矣其僧所為之事至為邪謫

云在法因赦者也○傳于政院曰今也自上別無崇佛之事而

但 慈殿因舊例為

先王陵寢擇其稍識理之僧使之守護

而已乃以為輕儒而惑僧云為人臣者當論人君之實過而只以

狂童上疏揣度上意指予為崇佛是乃彰君之惡也但 慈殿
以普雨為識理而察事使之守陵今聞法司將欲執之以 慈
旨守陵寢之僧不可罪也昨日正言姜德於經筵啓之民間疾
苦不得盡達於上而僧家之事則易達當初答儒生及政院之時
以遣內官摘奸於陵寢故得知之事曾已傳教啓之如此是取
信儒生之疏而獨不信 上教是亦彰君之惡也且以正因寺之
事停舉儒生而普雨在奉恩寺初不相涉豈可罪之此意言于臺
諫

史臣曰為法官者雖天子之父執之而已况一妖僧乎當問而
不問法官之失刑甚矣

○上御晝夕講

十月丁酉朔

戊戌 上御朝講司諫李英賢曰頃者臺諫因儒生上疏而有
啓自 上教之以彰君之惡臣子之進言雖過越當示包容之
量若如此則誰肯盡言乎人人不肯盡言則上下之情不通矣

上下之情不通則終必有無窮之弊也

史臣曰夫所謂彰君之惡者異於是謇謇諤諤直言不諱者非彰惡也繩愆糾繆引君當道者非彰惡也見君之過而禁默不言終至於彰聞者是誠彰惡而阿意順旨縱史為非者彰惡之甚者也蓋若從諫弗咈而自底于無過之地乎

持平朴大立曰黃彥澄得罪之後士氣摧折而於普雨則以為識理之僧普雨之識理臣未知其何事也待讀官鄭裕曰臺諫之言必包容優納然後得聞直言也頃者姜億於經筵啓曰民間疾苦之狀不盡上聞僧家作弊之事得以易達此言非危言讜論而惶恐待罪恐直言者以此為戒也世祖朝許琮登第之初上疏

曰殿下好佛同於梁武

世祖大王外為示怒而親問曰梁武

以猶代牲捨身為奴吾無此事何以謂之同乎許琮神色自若曰梁武猶無前戒而如彼矣殿下遵梁武之覆轍而不悟臣謂過

於梁武也

世祖大王喜曰欲得可人而用之者以矣今斯得之

超擢委任焉大抵人臣進言雖有不中之說虛懷容受則人皆不

惜性命而思盡其言也

史臣曰許琮當世祖崇佛之日抗疏極諫親問之際其對愈烈正言姜億一聞誤啓之教惶恐待罪失臺諫敢言之道相去遠矣

○傳于政院曰失農各官物膳及薦新限明年秋成蠲免○憲
不啓曰具滄推占仁宗壽筭其黨惡不道之罪無異於元老
等而近地付處輿情猶鬱今以其妻上言遂命放送物情極為
篤恠請亟收成命答曰具滄累年懲戒又為燕山主祀而放之
不須改也○政院啓曰具滄推占聖筭之脩短國脉之消長其
兇悖不道之狀昭然現著固無異於元老建陽如此罪關宗
社之人得追天誅被竄內地衆情皆以為未快今以其妻巧飾
上言特命放送聞見駭恠請速還收成命答曰具滄雖云推占
比諸他人則有異且燕山主祀將絕以為可矜而放之不須改
也

後固臺諫累啓更命
移配于廢王陵墓之側○中知樞府事李賢輔上護軍魚得江上書

辭職
遷居鄉間

史臣曰嗚呼二老恬退之節自守之義視患得患失朝承恩慕賜死者遠矣

○以李璿為司憲府掌令金鎧為弘文館應教李友閔為副修撰崔彥浩為水原都護府使

己亥 上御朝晝講○憲府啓曰水原府使崔彥浩筮仕五年遽陞三品官爵猥濫况功臣一也而於安世遇則以功臣在京者乏少啓請經筵於崔彥浩則濫陞府使旬月之間議論無常尤為未便請彥浩改正答曰彥浩功臣之中其功為大官爵雖似驟陞決不可改之○清洪道息津尼山連山雷動

庚子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政院啓曰咸鏡道失農尤甚各官問于前監司李名珪則文川德原高原鏡城是也公債勿徵事令該曹移文何如傳曰移文則稽緩先為下書○上視夕膳于 延

恩殿○京師雨雹

辛丑 上御朝講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領經筵事尚震曰頃者

張彥良為 宗廟獻官以供億犯禁事至於罷職今與李苞沈連

源等同議則皆以為過重云問于大司憲陳復昌則亦以為未便請改之

史臣曰張彥良既犯飭誼之禁則自有其罪又何必問于陳復昌乎復昌以憲長聽命於三公三公以廟堂大臣採取憲長之意是其可乎如知其非也則三公不必議諸憲長憲長其人也則其可聽令於三公乎復昌以一儉人盜弄國柄上逼君上下壓百僚舉此一事而可知也

大司憲陳復昌曰崔彥浩縱有指使之功筮仕五年還陞三品極為猥濫 慈殿教曰功臣豈無輕重乎乙巳 宗社危如綴

旒在朝廷之臣未有能扶持之者天佑神助自然而成彥浩功大朝廷必不得細知也且陵寢之寺近違內官摘奸則所謂彥澄者駢逼僧輩盡入法堂偷取舊藏之器若不治罪則慮有後弊耳此事皆由我而 主上則不知矣侍讀官李士弼曰今世氣節掃如委靡成俗閭閻之間父兄之所教莫非模稜所警盡是簾隅自 上當知一時之弊而示好惡也近來各臺諫

之辭例多峻截若慷慨之士則必不摧折若循例塞責者則因此消縮者多矣且儒生論朝廷之得失則非矣恐上或崇異端而陳疏則其意甚佳委靡之時特示褒嘉然後士氣可以增長也慈殿曰儒生以崇吾道闢異端上疏自上亦以為職任而不為非矣然只論可否而答之不可以此自挫也○上御夕講夜對

癸卯右議政尚震禮曹判書尹漑觀象監提調金益壽看審靖

陵來啓曰相地官三人李洪 孫 李 龜各有所見而大槩皆吉云但金

銖云文曲方峯起文曲凶方而峯起則亦凶也臣等更見則實非

峯起設使峯起左右有貪狼武曲而在於吉間無妨矣且傳聞

主山低微與穴不正今者自洞口而見之似為不正及上山而相之則

極正而直所聞誤矣以此山壬山也必高大則凶而必低微然後為

吉然亦不甚低微頓無虧欠慶金疊安璋非精於術業故別無立

論也答曰知道

甲辰 上親傳 宗廟香祝○傳于尚震曰曾聞 靖陵不吉

常懷未安至今者往審詳密予疑釋然○傳曰近見上言則訟事
所當速決而或二三年或四五年淹置不決故上言者多外方則四
五年以上未決訟事使之書啓凡決訟自有其限限內速決事言
于該曹

史臣曰滯訟之弊豈但聽訟者之罪也公道不行紀綱板蕩雖
以是非曲直一見瞭然之事或拘於情勢或飽於賄賂臨決而
不即決既違而代之者亦如是間或有剛者無所扣碍而斷之
以公則毀謗即至而論駁隨之無恠乎訟之淹滯至於七八年
之久也

乙巳傳于政院曰大司憲陳復昌有病給暇而其心以為事繁之地
必未安矣然觀氣候而仕進安心調理勿為未安之意其言之政
院啓曰有病之人牌招甚難此府未有郎官傳教之意亦不可以
書吏傳之何以為之乎傳曰捧承傳使之知之○以宋贊為弘文館
副應教鄭裕為校理丑玉為副校理○夜乾方北方雷動電光○
江原道春川大雷電

丙午傳于政院曰昨夜雷動此非其時坐正殿聽樂未安文武
榜權停例為之○日暈○夜京師雨雹大雷電○八道雷動
丁未傳于政院曰冬雷連日此實非常之變固知所為減膳撤
樂其速招三公○上御朝講于思政殿簷下

此後皆御簷下

史臣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可不懼哉體元者人
主之事也謂元者宰相之職也有臣如李芑者首據相位恣行
貪暴則天之示變未知其由於他乎在相位者未必皆非人而
靡然從之任耳目者未必皆非人而噤無不言可知時事之非
也

傳于政院曰即位之後災變連綿皆予否德之致也固知攸措令
侍從臺諫應災之道悉陳無隱○領議政李芑左議政沈連源
右議政尚震詣賓廳啓曰去夜雷雹實是非常之變臣等以相臣
上不能宣上意下不能檢百官故致此災變在職未安敢辭
咎曰即位而後非常之變連綿是皆于幼冲而凡干政事多有失
中故也卿等勿辭予之失德悉陳無隱三公啓曰臣等辱勞冒居

相位非但不能盡輔弼之職又不能導宣上意正率百僚冬雷之變實由於此臣等思所以補葺朝政之闕失而未知也苟知之臣等雖愚豈敢容悅為事但近來風俗頹靡紀綱不立尊卑不嚴教令不行百官遵法則庶民畏法百官恪謹則庶事自理內而百僚廉謹外而邑宰不貪人皆安分則奔競自戢人皆知禮則請托自無此皆時習之弊而朝廷之所憂者也天人仁愛人君今之示變意欲主上察時俗之弊奮大有為之志耳日御經筵勉稱學問盡本然聰明睿智之性辨是非好惡之端以之知言知人則帝堯之能官人舜之去四凶不獨羨於唐虞而天災可弭矣答曰近來風水之災冬雷之變實出非常反躬自責而已○京師雷動雨零洒雪○全羅道全州等十一官兩雹大如烏卵慶尚道豐基地震兩雹

戊申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任權曰昨日天變凡有血氣者孰不動心自上避殿減膳又使下人皆欲進言敬懼之意至矣頃日臺諫准言教之以彰君之惡蓋補闕拾遺欲使人君至於

無過之地者臣子之至情也而答以峻辭今雖求言雖肯樂進其言裁人臣進言通可否可也而專不應答不勝失望焉其答儒生之疏曰 陵寢 慈殿循舊例而已非予所知也父母所為人子豈有不知之理乎且昔者東方三國鼎峙高麗王太祖統合三韓民得蘇息其功大矣崇義殿在麻田郡而置之度外令有司修舉又曰自 上極為高明陰邪自不能犯之然靖陵地理之言未知何以裁也自 上有疑而公大臣史審之後教之曰釋然無疑羣情亦皆無疑矣但邪說無時無之明白正大之事不可為讒諂之資必以陰邪禍福之說易動人心 中廟朝金安老謀陷鄭光弼而李文樅聞石工之言落之於經席之上遂成遷陵之計遷陵之後有何吉應自 上光明正大則邪說不得以眩亂也○上御夕講○日暈

己酉 上御晚朝啓 大王大妃垂簾同聽政

庚戌 上御朝夕講

辛亥 上御朝講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知經筵事申光漢曰

頃日臣見答儒生之疏以為 中宗不崇佛而無治效蓋 中
廟聖德斥佛為大而傳教如此至為未安且責難於君謂之恭
陳善閉邪謂之敬臺諫進言答以彰君之惡君有過舉臣之諫
之者夫 豈欲彰君惡也愛君而然也若以為彰君則誰復有敢
言者乎 慈殿傳曰所啓當矣然答儒生之疏非以 中宗為
不可法也 中宗四十年闢佛至矣而在下之人後尚高談大
論無踐實之事故人心士習日非至於乙巳 宗社將危無復
有忘身徇國之人前有趙光祖高談大論且能闢佛而當時之
儒雖名為心學不究義理徒事乎外無自修之實士習之誤亦
可見矣白仁傑不思 社稷之憂徒以士林之禍為言至今寒
心予所目覩故言其無實效也豈以 中宗為不可法乎且
靖陵更審 豈感邪說乎前者朴世煦以一言靖陵主山低
微之言也被罪
予意恐有妨也大抵看山時所見各異當以所見立論也若以
為邪說而罪之則設有不吉之事誰復直言哉今者右相尚震更審
而無欠云故予意釋然又傳曰即位以後災變連綿冬雷之變自

昔有應頃者有以不法 中宗故致此變也自上德不加修政多

闕失故有此天譴矣且人心不靜至今猶然 中宗朝不顧義理好

生論議有易世子之言 中宗則少無一念而奸臣倡說人皆傳

會終至於 宗社之危曾未有一人忘身故之者自上慨嘆而

已今者法令不行國事日非民生日困上下只為空言予實寒心○

上御夕講○諫院啓曰掌令南宮忱身在臺省不顧傳教新來勿

以新恩慶賀事率兄歸其父已帝之邑事甚苟且况同福乃十

室之邑前官已帝後官將至迎送之際貽弊不貲以法官率其邑

從馬任便下去強設慶筵於新舊交代之間使官庫之物蕩失無

餘請罷職答曰如啓

壬子 上御朝夕講○江原道敬差官南應龍啓曰臣到楊口

田野皆荒材落空虛入其官則吏民訴于臣曰此縣朝夕將棄

民將流離願達朝廷以活民命傳曰免今年田稅貢物

癸丑 上御晚朝啓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領議政李苞左議

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禮曹判書尹溉左贊成申光漢右參

贊任權工曹判書尹思翼判尹鄭世虎刑曹判書金麟孫知
敦寧府事李名珪戶曹判書宋世珩同知中樞事府張世豪
金舜臯宋叔瑾會賓廳議啓曰咸鏡北道五鎮防禦非如
平安道江邊而專以城底野人為藩籬如有深處野人來
鬪鎮將陳兵城上遙為聲援使不得暴掠故城底野人感我
護恤之息安居樂業與深處野人永作離隙今邊將不庶此
義一以編氓待之纔作罪辜輒施刑戮其有患難曾不顧恤
因致漸徙樂地城底空虛况今北方飢饉軍卒流亡鎮兵單
弱為今之計莫如擇有智略息威熟知野人情偽而能曉諭
撫禦者遣之多方措置撫禦得所則移徙野人聞之必相率還
來而藩籬可復固也啓○以安珰為兵曹判書李名
珪為司憲府大司憲宋贊為掌令任彛臣為弘文館修撰
甲寅 上御朝講○弘文館副提學慶渾等上 䟽陳八條曰
清仕路曰納諫諍曰謹好尚曰立紀綱曰正士習曰恤民隱
曰抑奢侈曰治軍務答曰災不虛生惟人所召人事失於下

故災變應於上豈不畏哉近年以來災變不絕方懷恐懼之祭
今於冬月京師大雷變出非常憂慮罔極欲聞闕失而觀其疏
意正中當今之弊予雖不哲豈不留省乎大抵時俗之不正皆
予否德不能教化所致○命蠲京畿失農各邑物膳限二年

丙辰夜月暈

丁巳

上御朝講輪對○上御晝夕講○全羅敬差官李宗奎啓

曰臣見鎮安一縣或深癘疫死亡或避軍役逃散東北二面鞠
為荒蕪而用惰農之法田賦分徵於近境之民民甚苦之答曰
下諭監司如果陳荒免今年田稅○江原道襄陽杏樹開花結
實○傳于政院曰頃日冬雷之變八道皆然今觀江原監司狀
啓杏又結實當秋花發則有之冬而結實自古罕聞安有如此
怪異之甚乎○日暈

戊午

上行

大王大妃誕日賀禮○傳于政院曰今年災變連

年歲又凶荒百姓困窮八道正朝六物勿令封進

己未

上御朝夕講○黃海道御史鄭希弘啓曰臣到牛峯縣得

一文書小笥則日用米穀之數及與人之物也封授臣之從人
縣令金甯自知重犯親握從人頭髮以袖掩其口劫奪極為無
狀傳曰令禁府拿推○憲府啓曰成均四學乃是養育人才之
地也折給魚箭以備其用此是重學校義意也今因懿惠公主
上言奪館及四學折受之地特命以他箭換給恐以為輕於養
育人才也答曰予豈輕養育人才乎始因公主上言曾賜其地
厥後議以私箭盡屬於官其時館學請受其地矣今者公主欲
受故還賜矣不須改也○上御夜對叅贊官閔箕曰房玄齡為僕
射太宗曰卿之職在廣求賢才隨才授任也近緣決訟日不暇
給安能求賢而輔予乎仍勅中書細事則責左右丞大事則責
僕射大抵朝廷之上事固有大小之異而任亦有大小之殊太
宗之治委有司而已知大體而已近者駕前上言自 上慮或
有小民之抱冤皆自我決其意至矣然若一一親覽則日亦不
足况以違法之事望其判付之決紛擾呈訴小民詐偽誠可罪
也例下該曹使之遵法回啓有何妨乎必欲事事而親攬則非

揔大綱出治之意擇有司委任之道也

庚申傳于政院曰前日經席有言遇災之時當求草萊之言其論于中外○上御晚朝啓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司諫院大司諫具壽聘等上劄其略曰今當冬月大雷震電天之示變必有其意方今之弊固非一二撮其大者而言之俗尚侈華轉相視效第宅之宏大飲食之糜費無有紀極而其害尤甚於天災因以貪污成風廉耻掃如徵索之簡布於別邑苞苴之行編於私門在侍從宰相之列者屢陳此弊於經席之上而身先犯之恬然無恥至於用人之際私情勝而公道滅注擬高下隨人請囑除拜之權專在於大臣而銓曹之官徒尸其位賢愚之混雜爵祿之潛濫實由於此士氣國家之元氣而偷靡摧沮諂佞成習皆懷全身苟祿之計不有憂國忘家之念居台輔者蓋闕調元之職任言責者亦無黨諤之人脫有危急孰能當之生民之困莫甚此時水旱相仍飢饉荐臻加以字投之官率多貪黷之流剝肌浚血慘毒益甚君門千里莫能自達凡此之弊皆病國害民之極者而傷和名災未嘗

不由於此秉國之鈞者其能動念於是乎。答曰：今觀疏意正合時弊。予以幼冲，叨承丕緒，又無學識，凡所裁政之際，必多失中之事。未能仰答天譴，致此大變，恐懼之心，曷有極哉！且紀綱之解弛，法令之不行，時俗之不美，皆予不德之致也。益加留念焉。○憲府啓魚箭事，答曰：祖宗朝儒生之養，供以司宰監之魚。至于中廟以館學典僕，上言始賜魚箭也。公主則賜牌之田，多未折受，故以此魚箭充其賜田之闕。今不可改之。許多魚箭，令館學從所願擇受焉。此後臺諫弘文館文章論啓，累月不允。

辛酉 上御朝講，特進官李光軾曰：國家之最重莫馬，政若也。而江邊之軍，幸有好馬，僉使萬戶之類，劫而買之，以致邊軍無馬。雖有當百之才，追奔逐北，非馬不能。臣竊聞兩界之馬，皆割其耳。云：因此禁之，使不出來，庶絕無馬之患也。○上御夕講。○夜流星出天津星入太陵星狀如瓶尾長五六尺許色赤。

壬戌傳于政院曰：戶曹欲徵乙巳年以後京倉公債如此，則阻飢之民豈能備償，必致流離。其令戶曹只徵一年之債。○夜流星

出大微東垣入巽方雲中狀如瓶尾長一丈許色赤光照地○黃海道殷栗長淵雷電○平安道平壤江西地震雷動

癸亥 上御朝夕講

甲子 上御朝夕講

乙丑 上御朝夕講○傳于政院曰甘露寺奴婢勿屬他處 祖

宗遺教而入屬於 宗廟署者有之今可還屬內需司以他奴婢

充給 役於宗廟三十餘年屬內需司 ○卯時流星出未地狀

如梨花色白日暈○司譯院前衙朴杰妻良女者斤加十五歲

成婚纔過三年喪夫朝夕哭泣行祭朔望不計晴雨徒步攀號為

夫作簇掛壁哭泣連月不食其父母苦勸只飲粥水及終制因服

白衣孝養舅姑不廢溫清舅姑死後哀慟哭泣祭祀一如夫喪每

至忌日則前期悲痛而不食塩醬為亡夫守節二十餘年 上嘉

之命復戶

十一月丙寅朔傳于政院曰御史之奴供辭不一金鬻之供以為

江陰乘夜而返少有曖昧不可罪之其推事證

丁卯 上御朝夕講○義禁府啓曰金甯事教以恐涉曖昧其
雅事干御史耳目之官今問事干則慮有後弊敢啓傳曰知

道

戊辰領議政李苞宗簿寺提調具壽珣以續寫璿源錄入啓曰前
例逆賊則削籍矣毛山守茂松守子孫請並削屬籍傳曰如啓○上
御書講侍讀官鄭裕曰今當避正殿謹天災恐懼修省之時淨業
院土木之役甚非其時雖曰為 先王後宮營造既有仁壽慈壽

兩宮可以容處不必加設以駭聞見○上御夕講

己巳 上御晝夕講○憲府啓曰仁壽宮材木磨鍊事外方

之必須為措置而貽弊於民矣請命停之答曰前者有昌壽宮
又有壽成宮宮人有疾病之患可以移避故也 今無營造之處
留衛軍亦幸多暇欲乘其機作此宮室以為移寓之所不可改
也

庚午 上御晝夕講

辛未 上御晝夕講夜對

壬申 上御朝夕講

癸酉命蠲成鏡陳田之稅因敬差官算之狀啓也 ○上御晝夕講 ○下成鏡北

道兵使南致勤狀啓穩城屬仇里部落等處歸順胡人諸姓于介丘

無救若視而不救則殊無撫綏之意處置實難 于政院曰將此狀啓議于大臣及備邊

司 ○司諫院大司諫具壽聃等上劄其略曰比年以來凶歉相仍

災變疊至凡不急之務橫費之物一切蠲省以紓民力而命造仁壽

宮於淨業之基轉輸木石之際顛仆困頓民命殆盡此豈人君遇

災恤民之意乎况 先王後宮居處之所所有慈壽仁壽焉雖有

疾病事故可以互相移避又何敢為此舉以啓重修佛宇之漸乎

時在舉羸乃至於此皆妨政害治之大者故臣等不能容默敢陳

愚抱咎曰雖有仁壽慈壽之宮後宮有疾病之患必移寢於此侍女

以下無避寓之所或寓於閭閻其於事體豈不有妨不允此後臺

諫弘文館交章累月大學儒生亦累上疏不允 ○以尹春年為弘

文館副校理

甲戌領議政李苞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河原君張彥良

兵曹判書安珖大司憲李名珪知事李徽戶曹判書宋世珩兵
曹參判金益壽五衛將宋叔瑾同知金舜臬訓鍊都正張世豪僉
知方好義知金樹議都叱骨尼麻車等四姓于知介聚兵衆搶
掠穩城城底胡人前後多至百餘名是必兵勢熾張恐將嘯聚諸
部恣行虜掠五鎮城底胡人如不能支禍必及我不可不為之深慮
况今六鎮飢荒軍民流亡倉儲乏少欲撫軍調民以守之而人無
見籍欲遣將領率以禦之而兵無見糧防備之策百不得一尤為可
慮然下諭兵使巡視各鎮堡修城池理機械軍卒之有武者存
撫之將士之有勇力者甄別之復其雜役優其廩食以之固守本
鎮且城底胡人之被侵也閉門不顧固非撫禦之方依前行移陳
兵城上以為聲援使其老弱孱劣許入長城內以避之不好於養
禦我之策儲糧最上而弓馬之方尤重近來人不習武凡屬軍士
有名無實至於禁軍非但不能彎強弓而騎卜馬亦無此等軍
卒將何所用今兵曹各別精選四時運觀射亦依舊舉行亦備
邊之一策答曰如欲

乙亥京師昏霧四塞

丙子日暈

丁丑命試儒生于闕庭以居首進士權信直赴殿試○以李浚慶為司憲府大司憲禹錦為執義李希孫為掌令韓智源尹春年為持平

戊寅以俞絳為司諫院司諫李友閔為正言

癸辰夜日暈兩珥冠

辛巳 上御晝夕講（月暈）

壬午 上御晝夕講

癸未傳于政院曰典獄見囚幾至七十餘人當此苦寒滯獄者多京師如此况外方乎令刑曹分辨放送○憲府啓曰我國所謂古風皆是弊風愈以愈弊濫觴之極至於難救在今不救末流難支舍人雖曰政丞郎聽及不從政丞之令雖曰尊先生而不尊先生別作一司貽弊多端車子本屬於漢城府非舍人司之私物舍人司憑籍都堂之勢冒占至於二百餘兩只役一司故車夫等

爭相投托當國喪遑遽之際漢城府雖啓請而亦不給焉且百
工之役皆有餼廩而舍人司任意費牌分借諸處少有遲緩
輒區其妻子故百工少無休息非徒生理無門國用之物亦不
得造至於貿易之事賤價買貴出市之人不堪其苦至呈上言恬
不知改其餘弊習固難歷陳如此之弊其來雖久今至於此不可
不革舍人檢詳等請並罷職以革其弊答曰如啓○上御書
夕講

甲申憲府啓曰新及第分館之後以權知正字口傳至出差帖具
紗帽品帶乃是朝廷體貌苟被推考不可行公今者承文院新來
皆犯私罪不可行公而曲循私情汲汲許參俾令著笠行之使朝
廷體貌一朝大毀本院行首掌務官請罷職答曰如啓○日暈○今
羅道礪山臨陂地震順天雷動清洪道林川石城地震扶餘尼山
津雷動

乙酉 上御晝夕講○傳于政院曰內官南世豪心喪 兩大
王之喪又有孝行其授賞加○以金忠烈為司諫院司諫金鎧

為議政府舍人成世章為弘文館應教朴永俊為吏曹正郎李無
彊為弘文館副校理李重慶為副修撰金光軫為清洪道觀察
使

丙戌 上召對○傳于政院曰成鏡道失農尤甚其免正朝物膳
○上御夜對○日暈

丁亥 上御晝夕講

己丑 上行望闕禮○以具壽駟為司憲府大司憲慶渾為司
諫大司諫陳復昌為弘文館副提學○冬至測候 宗廟洞口

惠政橋兩處仰釜日晷大陽行度冬至晝并差違簡儀臺小圭
表影長一丈四尺五寸四分大圭表影長七丈三尺四寸一分

庚寅 上御晝夕講

辛卯 上御晝夕講○憲府啓曰生員進士等為試官設息門宴其
來已以近來士習不美漸成積弊或於收合榜中之際有父兄
為守令者則多定米糶油蜜牛隻猪獐等百端侵責斯於舉納
其弊已極將不可救此乃時和年豐一時偶舉之事而濫觴至此

况當飢饉之餘尤不可因循請革罷谷曰如啓

甲午 上御晝夕講○以成世章為議政府舍人尹玉為司諫院

獻納○日暈

乙未 上御晝夕講○義禁府啓曰李洪男子法當緣坐於洪胤而既釋其父何以為之傳曰既釋洪男其勿緣坐

十二月丙申朔 上御晝夕講

丁酉 上御晝夕講○夜東西序方天中如火氣

戊戌 上御晝夕講○上御夜對 上曰周世宗誠賢君也其

曰朕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蓋刑賞人主之大柄也公明然後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因若喜怒而刑賞則必至顛倒矣世宗之言斯為至矣

史臣曰信手用一刑賞不示公明則善可勸惡可懲也推此言措之於政將見當賞而賞當刑而刑豈有顛倒之患也子曰一言可以興邦此之謂矣

檢討官竒大恒曰周世宗登遐之日遠邇哀慕大抵人君操威

化之機人心趨向惟上所為今上教至此真吾東方萬世之福也長存此心則善治之興有何難乎叅贊官閔箕曰賞一人而當賞則千萬人喜刑一人而當刑則千萬人懼若或一賞一罰之不公則非但一時之不服亦起後人之遺憾夫人心豈賞已而喜刑已而懼當於理則自有所感動焉是以朝廷之上政治之行一有所失似若無害朝廷必力爭者一小事之差致千萬人失望之嘆然則感化人心之機在人主一事一政之至公至正而已

庚子傳于政院曰 穆清殿非特不修伐木幾至三千餘株殊無檢察之意叅奉黃大用其罷之○花城監顯祖獻書無逸短屏仍上疏曰臣少蒙作成之化稍知學問之方一日與友人讀書于村落幸見主家有短屏錄書無遠編帖破裂裂字畫殘缺且為烟火所染燦兒童所污墨殆不可觀臣拂拭而熟視其規模體制決非凡人家物恠而問其主為何如人與夫屏之所自出則曰主人乃先朝放出宮人之後也屏則其先世所傳不知厥初之所從

來也臣竊料無逸乃周公戒成王之書也而篇序曰豈獨成王之
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此必當時之臣有如宋璟
者寫此以進抑先王之所手寫而常置諸左右孜孜覽省于此
而恐如燕山之時棄擲不收流出于外間為常家所賤歟寒心驚
駭即與甘直而取之統其污補其破仍舊制而改粧焉十襲而
寶重之伏見殿下以幼冲嗣位立政之初屢下求言之教眷眷
於養民之政三代之治將復見於今日而大小臣民相慶於朝
野雖周之成王無以加矣第念殿下今日之成王此屏昔日之
周公成王不有周公無逸之戒則難致圉圉空虛之美殿下雖
有仁心仁聞而不效成王之政則民不被其澤矣伏願殿下設此
屏於座側常目在之念成王受周公之訓思周公戒成王之意
以成王之心行成王之事息荒之心或生於宴安之際則觀此屏
而思為君之難儉約之心或弛於侈用之際則觀此屏而念為民
之苦使斯民蒙至治之澤幸甚臣愚在維城末裔之親尤有所
感激之至

中臣曰所獻規警之書所論切至之言按古諷今得於格君之道豈料宗室之中有此慷慨者乎

御筆答之曰今觀上疏辭意切至所獻無逸短屏乃古聖賢之言為人君可鑑之書而愛君進戒之意良用可嘉置諸座側常留省焉○日暈

辛丑李苞沈連源尚震啓曰避正殿謹天戒今已久矣加之

日氣甚寒御經筵於簷下至為未安請復正殿况勤政殿是正

殿而思政非正殿乎且康翎縣監閔思道品官金永光映罪致死

今方刑訊矣見其元情他品官皆被笞五十而此適身死逢打

之由辨明然後刑訊何如大抵依法決罰解後致死無罰故敢

啓者曰復正殿之啓當矣但予未知應災之方冬暖如春迄未

成米深思其故日夜憂懼復正殿殊未安焉思道雖自請笞五

十決罰是乃自明之辭難可取信守令濫刑滔滔成習欲治思

道以懲其涂再啓曰災變如此恐懼修省之道豈必避殿然後能

盡之哉况日氣甚寒御經筵於簷下未安故敢啓答曰如啓仍傳

曰子常軫念民事無計蘇復良民日縮軍卒流亡書曰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民生凋弊如此何以維持國家乎且庶恥道喪朝廷
四方之根本也源清則流清今者求請之弊自朝廷始而守令之
善事者皆浚民膏血民丁日縮亦由私伴人之多數外伴人大臣先
指而求請亦自不為則在下之人莫不效之矣回啓曰臣等處三公
之位素之德望固無可法之事其何能鎮服羣下乎適臣等之
職得賢相任之則可無此弊也古云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得一賢
相豈非今日之所先乎守令之猥濫莫甚於此時將條陳救弊
之策各曰非大臣無德望然也習俗已久難可卒革卿等百爾計
之其陳救弊之策回啓曰求請與私伴朝廷不為則羣下效之當
議啓救弊之方○日章

癸卯憲府啓曰惟新居正兵洪光弼與全羅道觀察使柳辰全
代奴相訟奴婢于刑曹刑曹以光弼所納文記為印信偽造論
以一罪本府因其妻訴冤取前推文案相考則是非分明又取
本官文記比對則印信長短廣狹熹微濃淡少無差異非偽造

明矣刑曹官吏曲循私情以印信為造歸罪於光弼故本府已出公緘矣辰全以有識宰相欲奪不干奴婢其文記傳係之際非徒有誣飾之事至於元隻之間急於橫得亦多鄙陋之狀不可在職請罷答曰宰相之人罷職過重適本職送西

史臣曰辰全議政洪彥弼之異姓從弟也彥弼常以意氣許之性且孝友但小孤無師友事多麤疎一家侍妾多至四五人各圖生業畜殖田庄時論短之

丙午傳于政院曰即位以後久廢進豐呈之禮故強請于慈殿則以災變為未安其除豐呈只設曲宴○憲府啓柳辰全事如啓

丁未領議政李芑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詣賓廳啓曰進豐呈雖非大王大妃同聽政之時必行之者合於禮也況今慈殿同聽國政而即位之後久廢此禮正朝則非他節日之比也慈殿雖不使行之國家大禮不可以年凶而廢之仍啓慈殿曰正朝進豐呈非宴樂也乃國家大禮而即位之後一不行焉雖主上屢

請而不許只命設曲宴然曲宴私禮也進豐呈乃大禮也災變雖所
當警而禮文所載久廢不舉至為未安上答曰以該司啓稟終日請
行則 慈殿以為大宴之設不宜於時故不得行之矣 慈殿
答曰至上昨以該司啓稟請之曰大宴雖不得設小宴猶可行也然
冬雷地震災變疊出雖或小宴寡德之人勢未可享况大宴乎決
不可行也李芑等三啓懇請 上答曰將大臣之言并予意再三
懇啓則 慈殿以為享此大宴心實未安然勉從朝廷之意
也

戊申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已酉憲府啓曰我國雖三面受敵西北最為緊急故 祖宗朝
或勅令入居或全家徙邊常以實邊為事近來為邊將守令者
撫御失宜邊民日漸流離加以奉命使臣守令僉使萬戶訓導
權管及凡往來之人或作妾或稱已產冒濫贖身公然率來者
不知其幾以致人物減耗邊圉空虛誠非細故况贖身之際與
守令同心雖名代納實則不納旋出物故立案雖名為陳告而

以無為有用術免役者涸涸皆是請自今兩界元居人及娼妓

官奴婢一切勿許贖身陳告者給賞弗勿許免役往在 中宗

朝雖贖身者勿令率來之法非不詳盡而中廢不行請以此條

並入贖錄以為永規答曰如啓○知中樞府事李賢輔以老職

陞崇政上箋陳謝其文曰臣伏觀去十月初二日承政院有旨

給上恩稠疊下勝感激謹奏箋備議者伏以蓬門望脩門之

遠常切未忘章澤承睿澤之隆盛叨非分自天有命無地措

躬伏念臣系寒微材稟薄力惟歷仕之既久迺受眷之猥多

葵藿之誠雖深蒲柳之生已迫自先朝而致仕盡奉之職分

已退之至聖代而投開遠事之功勞安在方懼通慢之重

實帶之橫腰詭德醉恩感珍羞之飲口虛譽之莫遮而嘉

於西伯不廢何止於孟庄遂令枯朽之資均被雨露之

不沐浴聖化歌咏鳩休白髮餘生雖絕廟堂之志丹心未死竊

之憂庚戌傳于政院曰寺刹摘奸自 慈殿只察內願之精麤非摘奸
儒生之有無大抵如此事非予所知也
辛亥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癸丑憲府啓曰儒生上寺之禁雖在法典自 先王朝不舉此

條已久大抵讀書之方專在靜思慮收放心故必處山寺幽僻之所乃做其功滿朝卿相孰非前日讀書山寺之人乎先王陵寢之寺則雖禁雜人猶可也今則諸山寺刹托稱內省一切禁斷讀書之儒非惟不得接迹頑暴繼徒陵蔑士類虛張中使之來迫促驅黜書冊衣服等物散失無餘此豈盛世之美事乎先王陵寢外他餘寺刹讀書儒生請勿禁答曰禁儒上寺非立新法自 祖宗朝使儒釋不混處也今者 慈殿遣內官於寺刹內官所往之寺有幾處乎許多山寺非盡禁也○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甲寅政院啓曰昨日臺官啓儒生上寺之禁答曰自 祖宗朝使儒釋不混處也今遣內官之寺有幾處乎許多山寺非盡禁也臺官今日來問曰申明 祖宗之法則似禁儒也許多山寺非盡禁則不禁儒也舉此兩端來問故敢稟傳曰 慈殿申明 祖宗之法未久而旋使勿禁豈其可乎○憲府啓曰儒生之讀書山房其來已久上寺之禁雖 祖宗之法自 先王朝已不

舉行則在今時不必申明諸山寺刹暑例視陵寢並勿許讀書
則是緇徒益張其勢而將無所忌憚也山刹非中使摘奸之處
使僧輩迫黜儒生掠奪衣服豈聖明抑左道崇文教之義乎事
雖微細所係實重請勿留難荅曰禁儒上寺非今始為乃 祖
宗之法也 慈殿申明 祖宗之法寧有不可乎不允此後兩司
累啓不允

乙卯日暈左有抱內青黃外白

丙辰三公啓于 兩殿曰預備仁壽宮構材雖曰為後宮而其
基本是淨業之舊羣情疑惑以為佛宇將作人心易感而難
曉請速命停寢快示光明正大之德况今凶歉太甚其在
明年民必困窮土木之役尤不可興也 慈殿荅曰國家於

淨業舊基經始佛家則朝廷論執宜矣若以小民之言不計
國事則亦豈無後日之弊乎且予非不知民勞而時屈也徐
觀為之之意既已盡言而大臣又東啓焉此羣下所以尤惑
者也 上荅曰 慈殿已盡言之予無所荅也三公四啓不

凡

丁巳以鄭裕為弘文館應教宋贊為副應教李無疆為校理南延慶為承政院注書李純孝李光軫為藝文館奉教崔彥粹為待教柳順善為弘文館正字

己未憲府啓曰奉教李純孝性本校邪喜造言語陷害朋儕為事故前者被論見適今不可復為秉史筆之任請適答曰純孝豈無改過自新之路不允再啓依允

庚申傳于政院曰仁壽材木預備事觀明年秋成為之姑停行移但東宮造成材木及常貢材木儲之勿用於他處

癸亥咸鏡監司狀啓吉州等地已時薄雲掩日色黃而陰虹繞日三匝白氣橫貫移時而滅災變異常故圖形上送且井道則寒氣甚於他道而冬暖如春去十二月望後川冰始合痘疫日漸熾發死者什一至為可慮救療當藥及期下送

甲子以尹春年為司憲府掌令任龜臣為持平崔彥粹為藝文館奉教○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九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九

(B)
732.55
4724
[v.13]
no.7
0194262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7